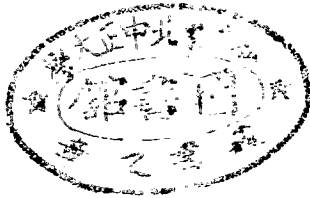


史地小叢書

希臘文化東漸史

原隨園著
楊鍊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713

337

2

713
337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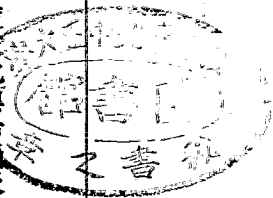
史地
叢書

希臘文化東漸史

(印度文化與希臘及西
南亞細亞文化之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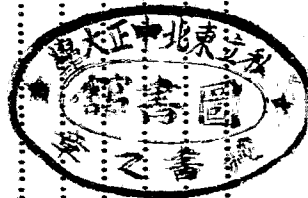
原隨園著
楊鍊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一	序言	一
二	印度與西方之交通路	三
三	印度與西方之貿易貨物	八
四	希臘人關於印度之知識	一三
五	波斯在東西交通史上的地位	一八
六	文獻以前東西文化之交流	二二
七	印度之形勢	二七
八	西力之東漸	三二
九	希臘風都市之建設與希臘文明之東漸	三七
十	波斯之國民文化	四三
十一	鑄貨上所見的希臘主義的影響	四五
十二	健陀羅藝術	四九
十三	宗教及其他東西文化之交流	五二
十四	希臘主義之沒落	五八
十五	羅馬治下之希臘主義的世界	六三



102669

希臘文化東漸史

參考書目……………六九

希臘文化東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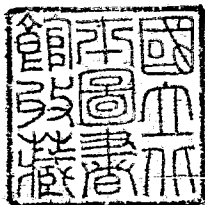
(印度文化與希臘及西南亞細亞文化之交流)

一 序言

觀察歷史，有二立場。一就事物特異的狀態而觀之，一將變化的事物，究其根源而使之還元。蓋歷史有特殊性及法則性，偏重何者，則其立場即相異。一在窮究歷史的特殊相，惟難免不為變化諸相所迷惑。他則因急於歸納同類的表相，而無暇察及特殊相。即在考察各民族固有文化的交流時，亦有置重於相互的關聯與影響者，亦有置重於相互的獨自開展者。對於歷史的觀察法，即由此二傾向所成。

自古來部族之對立，彼等即於相互關係交涉之間，而各各互相影響，互相感應；同時，獨自之性格，亦自然發露。此即歷史之流所現之姿態也。因此，欲如尺度之準確而抽出其關係，殊非易事；縱有可能，亦屬例外。然欲否認其關係的存在，則又覺不妥。

一方面為亞細亞之古典世界，他方面則為歐洲的古典世界，並與介在其間的西南亞細亞，有文化之交流。然而除有形之物以外，例如學術，文學，宗教等部門，欲斷定兩者關係而無誤殊屬困難。既不許單從表面的類比，而臆斷，則惟有於一見無奇自然發展之間，而認取冥冥之



影響而已。此即交流問題諸說紛紜之原因也。

例如希羅多德 (Herodotos) 言：希波克來的 (Heppokleides) 因不合禮之跳舞而不迎娶。加太喀 (Tataka) 亦有類似之語，而主人公則爲孔雀。此二傳說，究竟何者爲根源，却成問題。又如波斯王大流士 (Dareios)，向英塔法尼斯 (Intaphernes) 之妻言，欲自其夫，孩子，妻兄弟之中，恕其一人之命，其妻答以夫與子固可領賜，但已無父母，乞恕其兄弟之命，此乞救兄弟生命的話，和希羅多德之言相類似者，有羅摩衍那 (Ramayana) (譯者按：元曲楚昭公疏者下船劇，亦與之類似)。其他若舊約所記所羅門 (Solomon)，判別爭子二婦孰爲真母之事，其裁斷之法，固有不同，但亦與加太喀相類者。

就此一事，或謂源於印度，或謂源於希臘，或謂源於猶太。須知此等傳說與逸聞之類，富有移動性，不爲時間空間所限制的。因此，若不能檢出印度以及希臘的固有特點，則決定困難，有時或許由其他通同的根源所引出亦未可知。惟由此僅想像其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之可能，不能徑直決定以爲是各別的自然發生。或如基督教的洗禮和佛教的灌頂，大概二者都由於沐浴習慣而來。或以未來世界的菩薩彌勒 (Maitreya)，是否受西方彌賽亞 (Messiah) 思想的誘導，皆難明確。因之，此種類比，若直認爲交流的結果，便不能無疑。關於一般文化的交流問題，常常逢着這樣的困難。

文化的交流問題，既然如此複雜困難，何者爲本，何者爲末，不是輕輕可以解決的。縱然

有時能够辨別年代的前後，也不能便依此決定其本末關係。況且紀年不明的印度古代文明，欲知其和西方文明的關係，更覺難之尤難。筆者不通印度學，所僅能爲的，是東西交涉史，述希臘風（Hellenism）文明如何進入東方，及位於希臘印度之間的波斯歷史。

二 印度與西方之交通路

在考慮文化之交流以前，一述印度與西方之交通路。

進入印度（Indos）河流域，因西方橫互蘇利曼（Suliman）山脈，故僅有北中南三路可通。北路由可不里（Kabul）河流域，中路由堪達哈爾（Kandahar，即古之健陀羅），入斯邁·汗（Ismai Khan）的婆蘭（Bolan）山道，南路由木俱蘭（Makran）至三角洲的喀喇崑（Karachi）。此爲地勢上必然的制約，不問平時或戰時，在交通上，自古迄今，未有變更。英國爲扼據以上三要道，維持印度，勢非死守阿富汗（Afghanistan）不可。

三路之中，以可不里流域的陸道爲最重要；不問是由伊蘭（Iran）大夏（Bactria）或中亞方面來的，都應由此進入西北印度。從梵衍那（Bamian）沿可不里流域而入白沙瓦（Peshawar），更分三道，但攻軍所常越者，爲開伯爾山道（Khaiber Pass）。

由喀布爾南經鶴悉那（Ghazna）而聯絡堪達哈爾之道，是縱互阿富汗南北的幹線，據聞亞歷山大王（Alexander）曾由此通過。

可不里似在玄奘三藏以前隊商路之南，但由其附近經梵衍那至巴里黑 (Balkh) —— 古名 Baktra，或由堪達哈爾經哈烈 (Herat) 而往木鹿 (Merv)，便達古之大夏。

更由大夏往兩河地方 (Mesopotamia) 途徑，係由接近阿富汗國境的麥什得 (Meshed) 經乃沙不耳 (Nishapur)，沿厄爾布魯士 (Elburz) 山脈的南麓，通過薩魯得 (Sarrud) 擔塞 (Damghan) 塞姆南 (Semnan)，橫斷腓魯茲·庫 (Firuz Kuh) 西進，而由德黑蘭 (Teheran) 達哈馬丹 (Hamadan)。

哈馬丹為昔日的遏伯他那 (Ecbatana)，在德黑蘭附近，往日曾有拉伽夷 (Ragai 或 Rai) 市的繁榮。在腓魯茲·庫附近，有從前的「裏海之門」 (Portae Caspian)，而薩魯得附近，為古安息 (Parthia) 都之「百門之市」 (Hekatompylos)，麥什得則為昔之蘇西亞 (Susia)。雖有若干變化，但亞歷山大王遠征的主要道路，仍舊是現在的交通路。(但遠征之時，是由百門之市而出赫爾開尼亞 Hyrkania 即今陀拔斯單 Tabaristan 方面的。)
遏伯他那自昔即為交通的分歧點。

第一是經康格瓦 (Kangawar, 古 Konkobar) 俾斯通 (Bistun) 之里曼沙杭 (Kirmanshah) 而出克耳隆 (Kerkha) 河之上流，由此下塞格羅斯 (Zagros 即 Pushti Kuh) 越呼爾旺 (Hulwan, 古 Calone Ohala)，沿提耶拉 (Diyala) 河流域而達報達 (Bagdad)。在報達附近，昔有塞留西亞 (Seleukia) 或斯賓 (Ktesiphon) 的繁榮，此為主要通路之一。

第二是經布魯其爾 (Bunujird) 而向狄士孚爾 (Dizful) 之道，古昔之蘇撒 (Susa) 卽在其附近。

第三是通亞塞爾拜然 (Azerbaijan 古 Armenia) 地方之道，由德黑蘭經可疾云 (Kazvin)、一沿沙飛河 (Saida Rud 卽白河) 流域而至拉希古 (Lahijan)、一出裏海沿岸的恩昔利 (Enze-ri)。

亞歷山大王巴比倫 (Babylon) 之凱旋，是由印度河三角洲前端巴他拉 (Patala) 地方，歷經該得羅西亞 (Gedrosia)、喀馬尼亞 (Kermania)、佩西坡利 (Persepolis) 等處。此道須經木俱蘭、喀馬尼亞等沙漠，其行軍之困難，可以測知，惟今由來來思單 (Laristan) 的本德爾阿拔斯 (Bandarabbas 直至十六世紀，仍名 Gomrui)，經尼里茲 (Niriz) 湖而達設刺子 (Shiraz 在古之佩西坡利 Persepolis 附近)，由此可從北方葉士德哈斯 (Yezdhasht) 越伊思巴罕 (Ispahan) 到湯伯他那，或可進抵西北的瑣細安那 (Susiana)。

以上所述，係印度向西南河地方的主要陸路，惟由兩河地方，打開小亞細亞敘利亞方面的交通。

試言與地中海地方貿易，其中心爲他得摩爾 (Tadmor 古 Palmyra)、所羅門所建的市。由此而出大馬色 (Damaskos) 提羅斯 (Tyros)。

欲達小亞細亞時，應溯航於幼發拉的 (Euphrates) 河，經比勒及克 (Biredjik 古之 Kar-

kenish 附近)，或出開薩里埃 (Kaisarikh 古名 Mazaka、後稱 Caesarea)、或至科尼亞 (Konia 古 Iconium)。前者即沿哈利斯 (Halys) 河、或經昂哥拉 (Angora) 而出西諾比 (Sinope)、若由後者，則分二道，一出桑格里亞斯 (Sangarios) 河流域。一至海爾摩斯 (Hermos) 流域、一達米安得羅 (Meandros) 流域。蓋尼開亞 (Nicaea) 尼可米底亞 (Nicomedia) 或撒狄 (Sardes) 瑪格尼西亞 (Magnesia) 士美拿 (Smyrna) 或以弗所 (Ephesos) 米利都 (Miletos) 等古代都市、為各流域所屬。若是，西與地中海地方相聯絡。

黑海東岸，因有法西斯 (Phasis) 狄奧斯考里亞 (Dioskourias) 等市，故得完成北去印度之道。蓋由此陸行五日，即抵裏海 (Mare Hyreanum) 的基羅斯 (Kyros) 河口，渡海到達縛錫 (Oxos) 河流域，更閱七日，即至印度。據斯特拉波 (Strabon) 云：此道為亞歷山大王遠征時所知，因此，甚多貨物，似係來自印度方面者。但恐彼為自古以來的通路，且不僅印度貨物，即由中亞方面所來之貨物，恃此通路，亦較容易運輸。

由印度河口通達海上，亦為一要路。按索科特拉 (Sokotra) 一島名，當係來自梵文 (Sanskrit) 之 Divya Sukhatara 者。然則可知印度人早已進出於紅海方面了。且在「幸福的阿刺伯」(Arabia Eudaimon; Arabia Felix) 之市中，有那迦拉 (Nagara) 之印度名，或傳為世襲職業階級的存在，但拉孫 (Lassen) 以為多半是印度人的殖民。據愛里特拉海周航記 (Periplus tes Erythras thalasses) 載：其地因有印度人和埃及人交易貨物，故遺有「幸福的阿刺伯」之名

稱。此地，即今之亞丁 (Aden)，而舊約所云之伊甸 (Eden)，想即此地。以意度之，印度人至少曾來往此地。

據愛里特拉海周航記：由阿刺伯方面至印度的海上交通路，在紅海有木薩 (Muza 今 Mo-cha)，紅海入口處，有奧西利斯 (Ocelis)，由亞丁而東，有加那 (Cana 今 Hish Ghorab)，更東有莫斯加 (Moseha 今 Khor Reiri) 等港，此等港灣，和印度河口的巴巴里孔 (Barbarikon) 及其東南的巴里迦薩 (Barygaza) 相交通。

若和紅海方面發生交通，則和波斯灣方面的交通，無疑地，早就開拓了。在木俱蘭地方，有俄拉埃 (Oraea 今 Soumiani 灣地方)，更從灣之入口六日里程處，復有翁馬那 (Ommana 現有諸說，難以決定)，而於波斯灣頭，則有阿波羅哥斯 (Apollogos 即薩拉森 Sarasin 時代之 Obollah)。

根據此等海上交通，司掌與東方貿易者，最初似為腓尼基人 (Phoinikia)。據希羅多德言：彼等初居紅海地方，經營自然貿易。在波斯灣的阿刺伯方面，有提羅斯阿瓦得 (Arados or Arvad) 等島嶼，而斯特拉波謂彼等以殖民呼作母國都市之名。恐即彼等經營貿易的根據地。其附近的基拉 (Gerra)，為來自巴巴倫的迦勒底人 (Chaldeans) 所建，此地是搬運阿刺伯貨物至巴巴倫海陸兩方的銜接地點。大概彼等在海上亦曾與印度交通者。

至西元後一世紀中頃，海上交通，因希帕羅斯 (Hippalos) 再發見季節風，減縮航海日數，

於是盛極一時；至於陸上，復因政治不安，使海路交通，益得發展。蓋不僅印度河河口地方如此，即經由南方的達米里克 (Damirike 或 Limyrrike) 而至托勒密 (Ptolemy or Ptolemios) 或普林尼 (Pliny or Plinius) 時，由馬拉迦 (Maragha) 向印度內地貿易，亦極繁盛。

三 印度與西方之貿易貨物

東西文化，依上述之交通路，由海陸兩方接觸交流。雖其交通時有消長，但迄未間斷，殆無疑義。就其貿易貨物，亦可推知。其由印度方面輸入西方者，計有金、銀、寶石、白檀、象牙、猿、孔雀等物。

在西元前十世紀所羅門之際，已有交涉，故希伯來語中，有起源於東方之貨物名。例如：

孔雀	Heb. Thuki	Tamil, Tokai
蘆葦	Heb. Almug	Sanskrit, Volgu
猿	Heb. Kophu	Sanskrit, Kopi
象牙	Heb. Hib shen habbin	Sanskrit, ibhadonta
象齒	Heb. Ipha	Sanskrit, habbin
	Gr. El-epha-s	
棉	Heb. Karpas	Sanskrit, Karpāra

又見亞述 (Assyria) 夏瑪那撒第三 (Salmannassar III. 858—824 B. C.) 刻於黑色石幢 (Obelisk) 上之猿像，明帶亞細亞的色彩，兩峯的路駝，想係大夏之物。相傳此爲尼尼微 (Nineveh) 東北山中阿美尼亞 (Armenia) 人莫士利 (Muzri) 人的貢物，因之，或許超越痕都庫什 (Hindu Kush) 而來的。

據希羅多德言：獵犬也是印度的名產，而提西亞斯 (Ktesias) 說獵犬大如獅子，用以獵獅。負傷部之綑帶，和裹木乃伊的布條，稱爲 Sindon byssines。此即亞麻織成之布。其中所以特別限定石棉 (byssos) 者，殆以 Sindon 指棉布，藉以區別亞麻布耳。娶之，Sindon 一語，來自梵文的 Shidhu，可知棉布早由印度傳來。惟據希羅多德言：印度產有美利羊毛之生毛樹木，用以製衣，按此明係棉花和棉布之意。然彼無特別的稱呼。

又希羅多德言：桂 (Kassia) 肉桂 (Kinnamon) 乳香 (Libanotos) 沒藥 (Smyrne) 松脂 (Ledianos) 等物，則特阿刺伯人供給，惟其中除去沒藥一項，餘皆非阿刺伯產。然亦未必即爲印度特產，例如乳香，產於哀提伯 (Ethiopia 即阿比西尼亞) 方面者。惟以經歷中間商人之手，因對於東方之知識，不甚明確，遂盡信此物是由印度輸入。此等香木，爲埃及及巴比倫敘利亞等祭壇所用，相傳在迦勒底 (Carchemish) 的貝爾 (Bel) 大祭壇，年耗乳香一千磅。

寶石類，想亦爲印度名產，周航記中，盛載其貿易事。金剛石昔爲印度產。提西亞斯記述

珊瑚之類，產於印度，紅色寶石，見於波斯宮廷。其他若名刀之輸入，肉桂之油 (Myrrhodon) 以及動物之象、鳥 (Dikaios) 等物，皆係輸入者。

尼亞科斯 (Neairos) 記述絲綢 (Serika) 之貿易情形，是和鐵一同從中國輸入的。鐵以中國產者為最佳，所以普林尼言安息之鐵良，惟傳如是之遠東物品，亦係從印度輸入西方者。其他若寶石、馬、驢、毛皮之類，皆由中亞經大夏西渡者。

羅馬時代，人民生活流於奢侈，貪享東方異國風物，由印度方面的輸入品亦大增。普林尼周航記等均有記載，再據西元後二世紀末葉亞歷山大王的「輸入品課稅種目」，當更明瞭。例如：

1. 寶石類

金剛石	(Adamas)	紅縞珊瑚	(Sardonyx)
石榴石	(Alabanda)	翠玉	(Emerald)
綠玉石	(Beryl)	青玉	(Sapphire)
犏牛苗屬	(Ceranum)	真珠	
雪花石膏	(Onyx Arabicus)	瑪瑙	
瑪瑙	(Lapis Lazuli)	象牙	

2. 藥品香料類

蘆薈

(Aloe)

阿魏

(Asafoetida) 臭香苦味的樹脂

白豆蔻

(Amomum)

乳香

楓子香

(Galbanum)

乳香類各種乾燥之葉

(Malabathrum)

生薑

(Ginger)

糖

香

(Incense Gum)

沒藥

小豆蔻

(Cardamom)

香膏

(Spikenard)

丁香

(Caryophyllon)

甘松

(Nard)

桂

胡椒

(Pepper)

肉桂

香料的一種

(Stacte)

灌木根所製之香料 (Costum)

沈香

(Agallochum)

3. 染料

深紅色染料 (Las)

胭脂蟲分泌於樹枝上的樹脂狀分泌物

赤紫色染料 (Fucus)

地衣類植物

4. 織物

亞麻布

(Muslins)

羊毛

洋紗

(Muslins)

絹

三 印度與西方之貿易貨物

棉布

5. 金屬

印度鐵

6. 動物

豹

虎 (Leopard & Panther)

獅子
奴隸

(以上各物，爲集積於亞歷山大里亞而送往西方者。至於印度以外的產物，自亦包含在內。)

觀此可知羅馬人生活之一端，惟動物之類，係供演戲之用。相傳藥品輸入，因而促進西歐醫術。

據普林尼言：此等輸入羅馬者，較輸出數百倍；每年有五億 *sesterce* (約合四千四百萬圓)之金，流入印度。周航記中，明記各處有羅馬貨幣的流通，由此可知普林尼之言，未必虛僞。且實際上亦見有羅馬貨幣出土，能推測當時商情的隆盛也。

至於由西輸入印度方面的貨物早已從該得羅西亞方面移住者，帶了牛、山羊、羊、駱駝、驢、馬等家畜及各種飲料，一同輸入了。銅、鉛、錫之類，亦有輸入；且有作顏料的蘇合香 (*Storax*) 錐類 (*Arimony*) 砒素、紅色顏料 (*Sandarac* 係由 *Sandarac-tree*) 滲出一種之樹

脂)等物。珊瑚亦從波斯灣阿刺伯海 (Arabian Sea) 方面輸入。綠玉 (Chrysolite) 則由哀提伯 購入，並購紅縞瑪瑙。植物甚豐富，乳香或酒類，尤以意大利酒，為重要的輸入品。周航記所載的衣服類，大約是和帶子作為加工品輸入的。

在這樣東西交通之間，不僅貨物，一般文化，不必說，也得流通的。印度的字母，分 Brāhmi 和 Kharoshthi 兩種式樣。前者行於南方及錫蘭 (Ceylon) 後者發於西北印度。二者皆自右左書當起源於塞姆系。前者是傳西元前九世紀中葉的腓尼基式，恐係從兩河地方和海上貿易一同輸入的。後者在西元前六世紀頃，即西北印度歸屬波斯治下時傳來的阿拉美克 (Aramaic) 發其端，直至前三世紀，因欲表示印度的發音，曾略加改變，整其系統，及至西元後三世紀時，便十分發達了。

這樣看來，因物質的交易，故自古即接續維持其交通，而一般文化，也廣汎的交流，這當然可以理解出來的。

四 希臘人關於印度之知識

把東方傳來的貨物，漫然說是來自印度，這究竟因西方人缺乏印度知識的緣故。然則古代希臘人對於印度知識是怎樣呢？

在希臘文獻中，最初用印度一名的，是西元前六世紀的希克泰阿斯 (Hekataios or Hecata-

gens)。惜今僅存斷片；吾人閱過希羅多德的記述，方知印度的詳情。

以前著作家，例如荷馬（Homer or Homer），連印度的地理概念，都感缺如。與多西亞（Odyseia）說愛倫巴（Erebor）是印度人種的名稱，此種古註釋，亦別無確證可尋。又以爲哀提伯是分作日沒處哀提伯和日出處哀提伯的。所謂哀提伯人，是指「焦色」（athorops）黑人之意。因彼居於世界的東西兩端，故當爲從模糊中傳聞印度人之事者，雖屬臆測，不能不作此想也。

文獻所載希臘人初至印度者，爲喀里安達（Karyanda）人斯基拉克斯（Skylax）。相傳彼原仕於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Hydaspes）朝中，後奉命於西元前五〇六年，由帕克提克（Pactyke）國的卡斯巴提羅（Kaspetyros）市出發，東航於印度河以出海，航海於西方凡三十個月，腓尼基人以埃及王之使者資格，由利比亞（Libya）到達而歸還於同一地點。關於出發地問題，或謂可不里，或謂克什米爾（Kashmir），總之，不問何地，皆不能視爲由其地向東舟行者，難得適確的指示。況且斯基拉克斯自身無報告，僅據希羅多德之記載，此點亦不能無疑。然此次旅行，因而交通發達，擴大地理知識，同時，歡迎異國情味和好奇之心，出於地誌者多，實爲刺戟愛奧尼亞（Ionia）作家的大事件。

足稱此等地誌作家之雄者，爲前述米利都的希克泰阿斯；在其所著世界地誌（Periodos ges）中，曾傳印度的喀喇提亞（Kalatrai）人奧庇亞（Opiai）人健陀羅（Gandarai）人阿爾干提

(Argante) 市卡斯巴比羅 (Kaspapyros) 市等等。最後一市名，似可比定爲斯基拉克斯的卡斯巴提羅市。彼是否到過印度，固不能知，但曾旅行埃及小亞細亞等地，故所記有生地錦屬的植物 (Quinaria)，產於印度河附近，由此可知其具有印度的相當知識。要之，自從斯基拉克斯旅行之後，值得注目的，是使印度事況，略爲明顯，從而惹起一般人的興味。

希羅多德亦未親到印度，僅參照黑克泰阿斯及其他著作，得以詳述印度的事情。其書記載印度的地域、氣候、住民、習俗、動植物等，至此，始明示希臘人關於印度的一般知識。自以此以降，關於印度的見聞，雖是間接的，但逐漸擴大了。在其中的波斯，因勢力擴大遂與印度關係緊密，此不外對於東方貨物的興味，越發增進罷了。

至四世紀時，有和色諾芬 (Xenophon) 同時代提西亞斯。彼生於尼多斯島 (Knidos)；任波斯王阿塔薛西斯 (Artaxerxes Mnemon) 的御醫凡十七年。其間雖未親到印度，但因和波斯人印度人時相接近，所以見聞頗廣。氏著有世界地誌 (Periodos 或稱 Periplus 和 Periplus) 波斯誌 (Persika) 印度誌 (Indika) 等書。氏之意圖，在廣集異聞而不求準確，且有奇怪俗說，糅雜其間。因此，古來對氏之記事，都不置信。然而彼與庇古米或基那開法羅的對話，及貢象波斯的故事等，未必可以擯斥者。惟在此可以看出在四世紀前半時代，印度之於希臘人，以爲遙遠異邦，猶之另一世界，很少有直接交涉者。

其他關於記載印度的著作家亦很多。例如希拉尼科斯 (Hellenikos) 阿布底拉 (Abdera)

的狄摩克里圖 (Demokritos) 及大馬斯提 (Damastes) 色諾芬 埃福羅斯 (Ephoros) 帖阿彭波斯 (Theopompus) 等皆是。但諸人所著內容，皆不過複述前人所已言者而已。即如亞里斯多德 (Aristoteles or Aristotle) 所根據者，有係希羅多德，有係提西亞斯。其成功，在能匡正此等記載的不合理。

由此可知古代希臘人對於印度的見聞，異常熱烈。自從亞歷山大王東征之後，使希臘人得到直接和印度人接觸的機會，從這點說，在希臘人是頗有重大意義的。於描寫夢幻中的神話國家，因此可以體驗得現實之姿了。

屢從亞歷山大王遠征的人們中，計有尼亞科斯 奧尼西克里圖 (Onesikritos) 拜頓 (Bairon) 狄奧格奈圖 (Diogenetos) 亞里斯托布羅 (Aristoboulos) 喀里斯梯尼 (Kalisthenes) 等，諸人各有記錄。惜皆散佚，僅存斷片。

然在底雅多孤 (Diadochoi) 時代諸君主，繼承亞歷山大王之志，或則企圖經略印度，或則與之發生友誼的交涉。其時，此等和平使者久留印度，言其概爲目擊者。

塞留哥 (Seleukos Nikator) 曾遣美格斯梯尼 (Megasthenes) 至賞陀羅葛多 (Sandrokottos, Sandrakottos, Sandrakotes, Candraguptes) 之處，而賞陀羅葛多之子亞利特羅喀底 (Alitrochades, Bindusara) 亦派台馬科斯 (Deimachos) 至帕林波特拉市 (Palimbothra, Palalputra, 今爲 Patnā) 滯留頗久。又埃及多利買·菲拉德爾福斯 (Ptolemaios Philadelphos) 的使者狄奧

尼西阿 (Dionysios)，亦到賞陀羅萬多之宮廷中；其提督提摩斯梯尼 (Timosthenes)，所著海港的書 (Peri Limenon) 中，亦有印度的記事。

諸家之書，美格斯梯尼的印度誌 (Ta Indika) 殘本，保存較多，蓋因引證本書者多，可作古代印度知識的源泉。彼曾親至印度，接近其社會，所以其記述，由印度的地理，動植物，社會階級的情勢以及其習俗和婆羅門教等項。不過親得自土人的見聞，亦未必即為正確可靠，這恰和希羅多德的地誌相像，混雜着甚多的街談巷說，這大概也是不得已的。

其他若塞留西朝 (Seleucidae) 的提督帕特羅克利 (Patrokles)，斯特拉波的遺著，曾有讀賞其記載正確可信的文句。至若愛拉托斯梯尼 (Eratosthenes) 或阿提密多羅 (Artemidoros) 等，都是根據美格斯梯尼的，其中似附有新的材料。總而言之，盛行於希臘主義時代的地理學中，通例須記述印度的，注意此點便可。

西元後一世紀初刊的斯特拉波地誌 (Geographia)，特於其十五卷中，詳載印度記事。但其內容，亦僅引證前人之說。大普林尼的自然史 (Historia Naturalis) 地理一項中，亦和蓬坡尼 (Pomponius) 相同，蒐載記事甚多。此類地誌登峯造極的，要推二世紀克勞底斯·多利買 (Klaudios Ptolemaios) 所著地誌入門 (Geographike Hyphegesis) 中的印度記事。根據此等重要記錄而記載印度和敘述亞歷山大王的遠征的，是一世紀的亞里亞努 (Arrianus) 之 Indike; Anabasis Alexandrou。

要之，希臘人因亞歷山大王的遠征印度而得親接之，使迷夢中的國家，次第明確，且使人的關心，更加堅強。此次遠征，在希臘人的生活中，附帶東方色彩，而其交通的頻仍，與年俱進，結果，個人亦有移居於東方的了。於是到了羅馬時代，益見強盛。例如愛里特拉海周航記，便是此類商人根據自己的體驗而記述。此書作於西元一世紀後半，與前揭諸誌不同，作者並非專門地理學者，僅記錄自身的體驗，但其對於學術，尤其在歷史的意義上，實是至重大，可與彼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行紀相媲美。

五 波斯在東西交通史上的地位

推究古代希臘人關於印度知識的擴大遺跡，似有兩次的飛躍。一為希臘人和波斯進入複雜交涉之時代；一為因亞歷山大王東征，而與印度直接發生交涉的時代。前者是經過波斯的間接傳聞；後者纔是直接見聞的時代。

雖然，荷馬完全不具印度知識，但如前所述，其時已有交涉。例如：象牙 (Elephas)，是從梵文的家畜象 ihva 一字來的，可知這是印度的貨物。又如錫 (Kassiteros)，是和梵文 Kastira 有關係的言語，就這點說，可知雙方的關係。不過雙方是從傳來品間接結合而成的。

自希臘人和波斯發生交涉，因而獲得印度知識，如斯基拉克斯之言，是因波斯關心印度，而其政治的勢力，又和印度相接觸，同時，更與西方的希臘，發生關係，於是把印度的知識，

間接的傳入希臘了。換句話說，波斯是結合印度和希臘的媒介。

現在的波斯，是西自裏海，東迄痕都庫什，南自波斯灣，北互突厥斯單的草原。雖此爲全部伊蘭高原，但古稱的波斯，是指此伊蘭西南隅法里斯單 (Farsian) 的地方。

此國中能航行船隻的河道，祇有注入沙太爾·阿刺伯 (Sati el Arab) 的喀倫河 (Karun)，其他多屬激流；至印度河的沿岸，港灣稀少，且多淺灘與岩礁，難以停泊船隻。復因雨少酷熱，即偶遇降雨，亦必奔流而逝。地屬不毛，擁有多數的人口，欲其形成強大的國家，殊爲困難。其阻隔於東北兩方的，則有該得羅西亞喀馬尼亞薩迦提 (Sagartia) 的沙漠，大有不易和外界交通之狀。

就中僅瑣細安那即古時以欄 (Iran) 一地，雖亦有山岳峙立，但其間頗多沃野和高原，得以維持強力的民衆。因此，以欄一地，在遠古的時代，即爲小黑人 (Negrito) 佔居了。其較爲容易的通路，有由東南而向西北的山道，若從蘇撒起程，可來往於佩西坡利邊伯他那以及巴比倫等處。

由此可知法里斯單一地，似僅和以欄的交通便利；其南北的通路，例如從布什爾 (Bushire) 本德爾阿拔斯等處起，欲至伊思巴罕德黑蘭時，便相當困難。其東方爲沙漠所阻隔，成孤立狀態，所以迄至居魯士 (Cyrus) 以前，皆不能佔強國之地位。然因居孤立地位，方得常保純粹的波斯風。自從亞歷山大王以來，歷經阿刺伯蒙古俄國英國等侵入，但猶得保政治的獨立。便

是就藝術說，雖有資於埃及小亞細亞亞述，然迄至底雅多孤時代和安息時代，猶不失其特色。關於此種波斯的歷史，除據近時發見的碑文之外，當推希臘人的傳說了。不過希臘人的傳說，是阿開美尼（Akamenes）王朝以後的事。若比之西方兩河地方的隆盛，則大概是因底格里斯至印度河之間，政治不安定復以極輕波斯孤立的存在意義。然自居魯士以來，不及三十年，已完成由兩河地方而至埃及之征服，其勢力西自地中海，西北迄至答拉西。前代文化的潮流，盡為波斯統一了。

大流士進出於東方印度，是因斯基辣克斯探查印度河而知之。據貝斯敦的磨崖碑文，有由薩陀羅薩他基底亞（Sattagydia）捧呈其王冠而來，由此大概可以推定在居魯士時，波斯的領域，已由痕都庫什的南麓，進出於西北印度了。即在佩西坡利那克什·魯斯圖木（Naksh-e Rostum）的碑文中，亦傳大流士和此等地方一同使印度朝貢。希羅多德亦言：綜括薩他基提亞薩陀羅達地開（Dadikar）阿帕里台（Apariat）而成第七管區；又因印度人數多之故，使納入多過其他的貢賦金，而成第十二管區。更言其同樣的支配海上，故伊蘭和印度河流域的交通，在海陸兩方，統歸波斯手中了。據地勢看，旅行難易，縱與昔日無異，但因政治的統一，使東西交通，自然安全了。

此等地方，在薛西斯（Xerxes）時代，亦頗忠誠，至波斯戰役時，隨馬多尼（Mardonios）而亡於普拉台（Platai）之戰中。縱然其一部分，時行離叛，惟至大流士第三時，都服屬於比

索斯 (Bessos) 阿拉科西亞 (Arachosia) 的管領了；波斯統一局面，一直保持到亞歷山大王遠征爲止。

因統一頗久，其勢力縱不能十分侵入印度人之間，但兩者文化的交涉，却無阻害的繼續着。況且到了阿開美尼王朝時代，因波斯和印度的言語，極相類似，所以雙方的理解，大概比較容易。

從印度帕爾坎姆 (Pacham) 浮彫的古拙手法，轉向似爲三世紀作品的沙那特 (Sarnath) 柱頭優秀的變化，這愈其說是自然的發展，不若視作有外來影響於其間，此可依據波斯的感化而說明。佩西坡利宮殿的設計 (Plan) 和技術，爲印度所歡迎，而孔雀 (Maurya) 王朝的建築，多得之於波斯了。

例如鐘型柱頭，佩西坡利的薛西斯宮殿之柱和蘇撒阿塔薛西斯第二的柱基，皆是如此，可證爲來自波斯。又如德里 (Delhi) 的鐵柱，或如無憂王 (Anoka) 的幢柱，都是刻有銘記的孤立紀念柱。或刻獅象、輪寶，用作宗教徵象的臺座；或於支柱的頭端，鏤刻側向的動物時，而於冠板之下，配以鐘型柱頭。其最後之型，有近似波斯的角獸柱頭，因此更有強大壓縮力之感了。

或殘踏臣下於足下如西亞細亞的表現，或有東方化的動物純裝飾的乃至地方神話的表現，或如連想無憂王生命樹的神祕植物，或蓮花、椰子紋等，都不應視作印度的純粹創作或空想的

產生。格隆維得 (A. Grünwedel) 言：在無愛王以前，遺物並不顯著，在一切樣式之中，明示着受了波斯的影響。

但是阿開美尼王朝的波斯藝術是吸收了以前的西方藝術的。例如：相傳帕薩迦底 (Pasargadae) 的居魯士墓，觀其重疊的礎石，便想到埃及的 Hastaba (長方形之建築物，即墓前展拜或祭供之所)；而其作風，也使聯想到愛奧尼亞風；至於盧維爾 (Louvre) 銀瓶把手上的山羊，亦全屬希臘風格。而且佩西坡利宮殿的裝飾，也是蹈襲巴比倫王尼布甲內撒 (Nebukadnezar) 的建築。

要之，波斯在幼發拉底河以西的文化圈和印度河以東的文化圈之間，所以能為傳播文化的演角，波斯在東西交通史上，是有一種重要的意義的。波斯在將有政治的統一之時，已能左右文化的交流。

六 文獻以前東西文化之交流

迨至西元前六世紀後半，波斯完成政治的統一，而印度和西方之政治的及文化的交涉，至少在文獻上不能明確。然若以為民族的移動，起自先史時代，則其一文化圈與其他文化圈的交涉，毫無可疑。

在兩河河口地方蘇美爾 (Sumer) 文化圈的勢力，侵及裏海東南隅的阿斯特拉巴 (Astara-

bad)；而以攔地方的文化，雖和俄領突厥斯單的阿瑙 (Anau) 出土品有連絡，但更於印度河流域的哈刺帕 (Harappa) 摩亨卓達羅 (Mohenjo Daro) 等地，文化繁榮於西元前四千年間，和兩河地方，以攔地方的文化圈，盛行交通；俾路芝 (Baluchistan) 的文化，受到東隣印度文化圈的影響，同時，和西方波斯席斯單 (Sistan) 有關，更知其背面，還負著兩河地方的文化。

像在金石併用期，若有文物的影響，設使沒有政治和軍事的變亂，平靜的生活不爲之紊，則兩者的交通，應當更加頻繁。然而從西元前二千年起，在向來居於亞細亞諸民族之間，有新的印歐語系諸民族進來了。

這印歐語系諸民族的原住地，猶未有定論。或指帕米爾高原 (Plateau of Pamir)；或依據立陶宛人 (Lithuanians) 言語古拙的一點，以爲當求之於波羅的海 (Baltic Sea) 沿岸；或以斯干的那維亞 (Scandinavians) 爲北方人種的主要屯聚所；或考慮氣溫，歸着於多瑙 (Danau) 窩瓦 (Vogga) 之間；或以方言之差，發於廣汎的居住地域，於是測定在俄羅斯平原；或由人種學的見地，推斷北方人種在舊石器時代的搖籃地，是中、南、東三部的俄羅斯和西部的西比利亞；又有某學者以爲在新石器時代，是由波羅的海沿岸移往斯干的那維亞的。更有以北方人種，爲印歐語系民族的根源，由考古學的見地，從聶伯河 (Dniaper) 至阿拉海 (Aral Sea) 南俄新石器時代的遺品，是長頭人種的根源文明，以爲俄羅斯所謂「Tumuli (古墳) 文化」，

是印歐語系民族產生的。或則視德意志荷蘭的平原地帶，爲其根源地；或則求之於哥尼斯坡 (Königsberg) 至克里米 (Orim) 半島以西，以爲印歐系之名，不如稱爲印度日耳曼系 (Indo-germanen)。近來復有擬定於西方的中央西比利亞的，或有再求之於中亞的。近又發見在中國新疆的吐火羅 (Tochar) 語，係屬西方印歐 (Centum) 語系，而不隸於東部的印歐 (Satem) 語系者，祖護中亞說的人，解爲這是西部印歐語系人西移之後，其滯留原地者，成此孤立的狀態。

此等諸說紛紜的原因，是因言語學、人種學、考古學等研究的不一致，尙有待於將來的考究。然而此印歐語系民族進入非印歐語系諸民族之間以來，雖有親疏之別；當已經過相同的文化階級而言語相通，則雖遠如印度和希臘，在相隔懸絕的環境，而形成各異的文明，但其間已有共同之點存在，此種推斷，似應認爲至當。因而凡考察兩文化的交流者，如果斷定其類似是由一方影響他方的，未免言之過早。

例如：姓氏 (Skr. jāmas; Gr. genos; Lat. gens) 的制度，是嚴格的，家長則有 Skr. dāmpati; Gr. despotes (dēspōtēs 之意)、Lat. dominus 等語。王則有 Skr. raj-, rājam; Lat. rex, regis; Celt. rig 等語。原始共同體，有時指家，有時指聚落，有 Skr. Vic; Aveata, Vis; Lat. vicus; Gr. oikos 等語。又由「防備的場所」一轉而爲村落之意，則有 Skr. Pur; Lithuania, Pils; Gr. Polis 等語。牧畜是主要的生業，家畜之羣 (Skr. Paqu; Lat. pecu;

Allemand, fihu=vieh), 是主要之富 (Lat. pecunia)。牛有 Skr. go; Avesta, gan; Armenia, kov; Gr. bou; Lat. bos; Ireland, bó 等語。馬有 Skr. acva—; Gr. hippos; Gaul, epo—; Lat. equus 等語。馬復用於戰, 在印歐語系民族侵入以前, 埃及和克里特, (Crete) 皆不知馬, 亦不知戰車。因此, 彼等挾有馬和戰車侵入, 實為先代文化民族的威脅; 侵入之後, 自以征服者自居, 佔貴族的地位了。彼等概屬武士階級, 荷馬所謂飼馬者是有身分的富人。彼等又營農業, 勞動一語, 和農耕之事相通。如 Gr. arros; Lat. arro; Ireland, arim; Lit. arin—; Goth, arja 等語皆是。但此語在印度·伊蘭 (Indo-Iranian) 裏, 已經缺少, 大概因為移動久了, 失此共通語了。他們也行養蜂, 蜂的語是 Skr. madhu; 古時則有 Slav. medu; Lit. medus 等語。蜂蜜為 Gr. methu; 高為 Deut. meto; Ireland, mid.

推定印歐語系民族猶未分離的時代, 是在歐洲的新石器時代, 即西元前約三千年頃; 而以爲北方平原進至銅器時代始行分離的。因此, 梵文和波斯經, 先以銅與青銅爲 *ayas, ayō*, 後指爲鐵; 但在拉丁語則以銅爲 *aes*, 哥特 (Gothic) 建築上, 還有 *aiz* 字樣。此種金屬名稱的異同, 推測彼等因為分離以後進入金屬時代的緣故。

關於精神生活, 亦嘗於同語系諸民族間, 組織同一神系, 而有濃厚的類似點。例如: Varou (u)a 與 Quranos, Gandharva 與 Kentaurus 等, 皆是。然而此種神名的類比, 毋寧說是神的一般性格的類同。又如: Skr. deva—; Avesta, daēva (後祇教 Zoroastrianism 作 de

non); Lit. *dévas*; Gaul. *devo*; Lat. *deus*, *divi*; Gr. *dios* (形容詞)，是「輝光之天」之意，含有「日」神之義 *dyu*, *dyo*，爲梵語之天，拉丁語的 dies, diei；阿美尼亞語的 tiv 是日，應同屬一語源。

直以天爲神而祭之，則有如 Gr. *Zeus*; Lat. *Jovis*，或呼爲「父之天神」，如 Gr. *Zeus Pater*; Lat. *Iupiter*; Skt. *Dyauspita* 皆是。與不死之天神相對者爲人，則生在地上，當然有死。拉丁語之 homo，與呼地爲 *hymus* 爲近似語，是應當死的，Skt. *marita*, *maritya*; 古 Persia. *maritya* 亦然。又和父的天神對稱的是「地母」，如 Skt. *matā-P(ri)-bhivī*; Gr. *gē-mētēr* 皆是。

此等言語的類比，內容並非正雜的同一。故與其說是發生於共存時代的同一宗教，毋寧說是各部族雖各自特殊，然而在生活方式相同之間，有類似的信仰；其信仰的類比，可以類似的稱呼而指示其遺風。

漢漠拉比 (*Hammurabi*) 之子桑蘇魯那 (*Samsunna* 1912—1875 B.C.) 時，新民族卡賽人 (*Kassites*)，由薩格洛斯 (*Zagros*) 山脈方面進入。彼等雖未混有印歐語系民族的血，但至少彼等進入迦勒底 (*Chaldea*) 之時，印歐語系民族已被迫於伊蘭了。因而從阿蘭 (*Arān*) 高原侵入阿拉克西 (*Araxes*) 流域，被波斯經呼作「雅利安故地」 (*Aryanem Vardjo*) 的，可視爲西元前二十一世紀至二十世紀間之事。

印歐語系民族之移動，因彼等故地，而自然有異，但可推定有向伊蘭高原遷流的，有向般遮布 (Punjab) 地方遷流的，而擴延分布於粟特 (Sogdiana) 大夏等處。

至於赫素人 (Hittites) 是否是印歐語系民族，又印度·伊蘭未分化以前是如何狀態，此等尚有疑問；但若容認其一面持有亞細亞的要素，同時，至少認有印歐語的根跡時，便能想得印歐語系民族的由來了。

此等印歐語系民族的進出，一方面在陸上有東西交通的具體標識，同時，一方因和先住民族的相鬥爭相融合，遂建設特殊文化的運動；有這個意味，就助長諸國文化的對立了。不久之後，各個政治的勢力之分野皆已明顯，又因波斯的統一，再促進彼我的交通，而進入文化融合的時期。

七 印度之形勢

在梨俱吠陀 (Rigveda) 時代，文化之中心，集中於薩拉斯瓦底 (Sarasvati) 及德里沙瓦底 (Drishadvati) 的兩河地方；其他部族，則居般遮布地方。

至所謂婆羅門書 (Brahmana) 時代，文化中心向東擴展；發生部族的盛衰離合，致有政治統一的傾向。按般遮拉 (Panchala) 王國，如其名所示，恐為「五」市聯合者。其性質當與希臘以部族國家變為都市國家之過程中由都市合同而成者。內分馬圖喇 (Mathura) 乾昆羅

(Kāmpīa) 考山比 (Kausāmbī) 等國。東有憍薩羅 (Kosala)，更東有韋提訶 (Vidaha) 吠舍釐 (Vaisali) 摩揭陀 (Magadha) 等國，中部印度則有韋達巴 (Vidarbha or Nisada)。

在佛陀出世之前，見有十六國之名，及至佛陀在世之時，以憍薩羅摩揭陀阿汪底 (Avanti) 等國最佔勢力，但摩揭陀於薛西斯侵入印度之際，曾雄飛於近隣。此等大小君主，安於割據的都市生活之中，而人民皆依職業以明別階級，信奉婆羅門宗教，缺乏國民的感情，有貧富的對立。因此，在武士階級所立婆須那伽 (Paśuragasa) 王朝之際，遂行佛教。及此王朝衰落，首陀羅 (Śudra) 階級的難陀 (Nanda) 王朝起，至亞歷山大王遠征時，則有同樣賤民出身之孔雀 (Mauya) 王朝繼之。

際此情勢，因波斯之統一，尤以亞歷山大王的遠征，而使西方勢力得進入於西北印度。

亞歷山大王所遺帝國，僅成一軀幹 (torso)，而非確立的完成品。即在印度河流域，除尼開亞 (Nikaea) 帕他拉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dria) 等建設之外，彼更無直接的遺業。換言之，彼之出現，酷似彗星。因此，彼之事業的完成，自不得不借手於後繼者，惟彼之部將，曾因大王之遺領而起戰爭。此種事態，不能使印度諸王心服而因以叛亂。

大王征服印度河流域統治之事，據所尋到的一點史料，雖仍有難以明瞭之處，但大略可述如下：

印度河與阿開西尼 (Akeines) 河合流之附近地方，征服後，初委任腓力布 (Philippos)

爲知事，惟彼爲傭兵所殺，在未決定後任者之先，由太克西列斯 (Taxiles) 及歐德摩 (Eudamos) 管理之。

太克西列斯 因與隣國婆羅斯 (Poros) 發生軋轢，故早通好於亞歷山大 王，而得支配印度河 東方海達斯庇 (Hydaspes) 河流域。其敵人婆羅斯，越海達斯庇 而領有其東方，因反抗亞歷山大 王失敗，仍安居舊地。婆羅斯 在印度 獲支配征服地 全部之權，曾被讚揚。亞利亞努 印度誌 云：「賞陀羅 葛多是印度 人最大之王，而婆羅斯 較彼更爲強大。」此文雖不無可疑，但其爲被征服 中之錚錚 者，當可斷言，其勢力之強大，有非亞歷山大 王不能撼之之概。如前所揭，婆羅斯 爲歐德摩 所謀殺。查歐德摩 除前述的情形外，無任命爲知事的證據，惟其勢力，當與婆羅斯 相埒。蓋希臘人統治印度，殆僅名義，各州知事，皆具獨立互峙的勢力。

自阿開西尼 河南至印度河 河口之地域，歸羅克薩納 (Roxane) 之父大夏 的奧克斯阿爾提 (Oxyartes) 及彼頓 (Peithon) 所管轄；前者實即帕羅巴密薩達 (Parotamisadai，爲痕都庫什南麓一帶之地) 的知事。大王 死後，拍狄喀斯 (Perdikas) 雖大體採取安居舊領的方針，但彼頓 因爲轉移於隣接帕羅巴密薩達 的地方，已由西南印度 而入西北印度 了。

要之，婆羅斯 太克西列斯 彼頓 等，對於大王 的後繼者，形成一大敵國，所謂同盟臣屬者，僅爲名義。查士丁尼 (Justinus) 傳曰：「自大王 死後，印度 由其頸項 脫去隸屬 之軛而行獨立，殺戮統治者很多。」大王 歿後的諸將對立，乃係印度 諸州知事的擡頭機會，且含有反抗

外人支配之民族的運動。乘此機會而崛起者，爲普刺西亞 (Persia) 及乾迦里達 (Gangaridai) 的賞陀羅葛多。

賞陀羅葛多和印度文獻上的旃陀羅笈多 (Chandragupta)，已知道是一人，這對於無年代的印度人，可作古代史的基準，闡明東西交通的端緒。

聞其出身，並不高貴，又傳其母爲王妃。因不遜之言遭王怒處斬刑，幸依冥助護救。查罰彼之王，據查士丁尼 (Justinian) 謂爲亞歷山大王，又一說爲摩揭陀國的難陀之誤。姑不問何說爲是，惟彼與王會見時，猶是孩提；藉不逞之徒的助力，以卽王位，次第向西發展，因此與東漸的希臘勢力相衝突。

塞留哥曾渡印度河與之交戰，但爲西方事情告急之故，又和賞陀羅葛多講和，結爲婚姻，且讓與以帕羅巴密薩達阿利亞阿刺哥西亞該得羅西亞等地，而獲得戰象五百頭。因此，自大王遠征以來，向在希臘人手中的西北印度以至波斯東部，復完全歸入印度人之掌中了。然與之同時可注意者，爲塞留西朝 (Seleucidae) 和孔雀王朝間通婚一事。不爲嚴格種姓制 (caste) 所掣肘，而徑行通婚，此在孔雀王朝本出身下賤，亦或西北印度對於通婚之事不足爲奇。因此結果，使雅番 (Yavana 卽希臘) 之血統，次第由西北流入中部印度了。又此時塞留哥因獲得戰象得於伊普索 (Ipsos) 河畔，擊破常勝的安提賊那 (Antigonos)。從此大大的利用戰象隊，在西方古代戰術史上劃一時期。

是故無憂王時代，不僅爲印度統治上的一大設施，且足資東西文化之流通融合。及彼逝世，西北印度孔雀王朝的勢力遂沒落，而大夏及印度希臘的諸國，乃勃興於各地方。

八 西力之東漸

伊蘭的主要部，卽南部米太 (Media) 及波斯本部 (Persia)，和巴比倫相同，俱在塞留而朝統治之下。迨塞留西王朝，於安提阿第二 (Antiochos II. 116—114 六年) 時，開始分裂。於是有大夏安息之獨立，及埃及之政爭。而塞留西朝邊境諸有勢者勃興之際，孔雀王朝亦日衰，西北印度以次爲外族所侵入。

外族侵入印度，似可別爲三次。第一爲希臘人(卽雅番人 Tavaria)，第二爲薩迦人(Sakai)，第三爲安息人 (Pahlava, Parthia 伐臘昆)。

希臘人侵入過程，可分三段。

希臘的傭兵及官吏，在阿開美尼王朝時，曾爲重要的演員，和波斯勢力的東進同時，迄至四世紀中頃，其雅番之名遂爲印度所知，繁榮於西北印度及般遮布地方。至其侵入過程的第一段，却爲亞歷山大王的遠征。此時，其勢力未至中部印度，後自賞陀羅葛多與塞留哥締結條約(三〇五年頃)在一百年之間，由希臘王國獨立(二五〇年頃)於大夏時起，約經半世紀，其時雅番與印度之境地爲痕都庫什。

第二段的侵入爲提阿第三（二二二——二〇四年）。一方承認大夏及安息之獨立，一方侵入可丕里，冀恢復東方的勢力。彼擊破印度王蘇巴迦西那（Subhagasena），以其戰象及賠款，修築通路。此印度王之名，在印度無知者，蓋乘孔雀王朝之衰而獨立的地方君主也。

第三段爲大夏的侵入。大夏和粟特於二五五年時，狄奧多托（Diodotos）對於安提阿第二宣布獨立。自此王系之次，至二〇〇年時，開始歐提狄摩（Euthydemus）王統。按此族原自小亞細亞的瑪格尼西亞移來。逮至一七〇年，爲歐克拉提的（Eukratides, Eukratidas）所篡奪，彼復爲其子所弑，由阿波羅多托（Apollodotos）美南多羅（Menandros）等繼承之。

大夏的出現，謂爲因於獨立的要求，毋寧說是塞留西王朝國內動亂不能統合之故。豐饒的大夏，常被塞克提（Seythai）達海（Dahai）等游牧民族所威脅，因與之對抗而得完成其獨立。故其所謂獨立，不過統一東方各邊境地方之勢力，使希臘人的支配能以確立而已。

按亞伽多克列（Agathokles）安提馬孤（Antimachos）諸王，或刻亞歷山大王安提阿（Antiochos niator）的肖像於貨幣之上，或稱狄奧多托爲救主（Soter），稱歐提狄摩爲神（Theos），凡此種種，皆所以表示服從希臘的傳統思想。蓋地方的獨立，不能即認爲希臘文明的破壞。

歐提狄摩之子狄麥特略（Demetrios），爲安提阿第三之女婿。一九〇年時，收復可丕里般遮布信度（Sind）等地，而歐克拉提的於一六二年以前，復收復阿利亞諾（Ariano）地方和西北印度。據安息歷史家阿波羅多羅（Apollodoros）云：歐克拉提的之國，爲「一千都市之國」。

此等都市，固皆本來之都市，但其中亦或有印度之都市。至於大夏阿拉哥西亞般遮布等地，已建有歐克拉提底亞 (Euclatidia) 狄麥特里亞 (Demetria) 歐提的米亞 (Eutidemia) 等希臘式的都市；斯特拉波謂美南多羅越希帕尼斯河而渡伊薩摩 (Issmos) 河，較之亞歷山大王侵入的地域，遙為廣大。

此大夏之侵入印度，遂至中部地方，因為空前的東進，且確立雅番的勢力於可不里流域及般遮布地方。關於此點，希臘羅馬及印度的文獻，皆有斷片的記載，其唯一的史料，即為鑄幣，惜不能充分解說之。自二世紀向一世紀，雖有三十王與二妃的貨幣，但此僅是模糊歷史的遺跡。而一世紀前後，有希臘風之王三十餘人存在，想其時內訌極甚。

歐克拉提的之篡奪，亦係乘內訌者，惟據貨幣觀測，即可推定大夏王統，自一六二年起，即有新舊王統對立於大夏和印度之間。例如：痕都庫什以北即大夏之地，其鑄幣樣式、銘記、重量、皆純然希臘的。至於山以南，則全為摹倣此類型者，銘記為兩國語併記式；重量或為印度式，或為波斯式。此種諸王的並立，至亞歷山大王的征服時，始達希臘政治勢力的終段。

塞留西朝領土分裂，一因外國的攻擊，一因希臘都市本來的割據的；各地方生活，都帶有地方的特色，而地方的利害，亦頗發達。據其貨幣所示，大夏最後的希臘王，為希略克列斯 (Helokles)。

繼希臘人侵入者，為薩迦人與安息人。在印度文獻中，幾常與希臘的侵入相結合，大有非

歷史之嫌。其史料爲希臘及中國的史籍與印度波斯之碑文和貨幣。

如斯特拉波之言：大夏除齊墩果（即洋橄欖）一物外，原爲無所不穫之豐饒地土，若得以此地爲根據，則易於侵入南方的阿利亞諾和東南方的印度。然僅恃豐饒，而勢力不足，必蒙他族的劫掠。

斯特拉波言：蟠居裏海之東者爲塞克提族。達海馬薩賅底（*Massagetar*）薩迦等族，則由西向東而居。在塞克提族中，有居樂殺河（*Jaxartes*）的彼方之四部，佔住大夏，繼又有薩迦族來佔居。此在一三五年頃。薩迦族係被月氏壓迫而南下，而西北印度方面，又爲雅番勢力所阻，西則被抑於安息，則其所居，殆在阿利亞諾。蓋係離開豐饒的埃及曼得羅（*Elymandros*）流域，其地即今之席斯坦。因此，知此地方爲薩迦斯他尼（*Sakastane*）者，蓋卽以是。如印度河三角洲地方之稱「薩迦之島」（*Saka-dvipa*），一部亦出於此方面，更有一部分，則取卡提阿瓦（*Kathiyavar*；*Sirastrone* 半島），至西元前一世紀，代般遮布地方之雅番人而行管理。

此等薩迦之王，計有毛伊斯（*Maus*）阿昔斯（*Azes*）阿石列西斯（*Azilises*）等。其貨幣有雅番風，有混合印度風與希臘風的時代。其最優者，爲在健陀羅地方（*Pushkalavati* 與 *Takshashila*）的。

和薩迦族的運動有密接關係者，爲同一遊牧民族的安息人。這安息是阿帕尼亞（*Aparania*）人的阿薩克斯（*Arsakes*），於塞留哥第二時獨立的。因爲亞歷山大王歿後，安息地

方，委任外國同盟者斯他薩諾爾 (Sasanos) 管理，一因地處邊陲，馬其頓人不願統治任何人，不欲受領之地；一因土著勢力強固。因此，安得拉哥拉 (Andragoras) 於其金銀貨幣上，僅刻自己之名，而不鑄肖像與王號。此亦未為希臘風的生活所同化，或不欲使之如是之傾向也。

阿薩克斯之後，殆與歐克拉提的同時者，有密托拉達的第一 (Mithradates I, 171—136 B. C.)。相傳彼曾進取阿利亞諾，為其領地，直至於哈達斯庇與印度河之間，為其全盛時期。(但另有一說：以為此哈達斯庇河，實為波斯之河，與在印度者不同。)

自此以降薩迦與安息兩勢力，在印度混合，幾難分別，是以屬於安息系而王於印度者很多。

這密托拉達的第一，有希臘愛護者 (Philhellen) 之徽號，其後王襲用此稱，直至此王朝之末。更有賜恩者 (Euergetas) 正義者 (Dikaios) 光輝者 (Epiphanes) 等稱。宮廷之中，亦演希臘悲劇；與羅的斯第一 (Orodes I, 57—38 B. C.) 當擊破克拉薩斯 (Crassus) 之後，開演幼里庇的 (Euripides) 的 Bakchai 戲劇。地若鑄造亞的加 (Attica) 風的貨幣，而銘記附以希臘式，更不待言。此外自亞歷山大王以來的建設都市，亦與塞留西王朝在大夏相同，例如安息及米太的阿薩基亞 (Arsakia)；或則改稱拉格伊·歐羅巴 (Rhagae Euiropos) 為阿薩基亞。然則安息的阿薩克王朝，至少表面已經希臘化，於是挾其勢力和希臘主義，開拓進路於西北印度了。

又有若干薩迦及安息之王，以王或大王之名，鑄刻貨幣上，概稱「諸王之王」(Basileus Basileus)。此爲波斯王大流士以來的舊習。而安息的密夫拉達提第二(一二八—一八八年)，始模倣阿開美尼王朝。自此王以後來，席斯單堪達哈爾(捷陀羅)等，確立勢力於所治的物諾納斯(Vonones)地方，對於由中亞南下的勢力代大夏而爲障壁。

九 希臘風都市之建設與希臘文明之東漸

埃斯基羅(Aischylos)於其史劇「波斯人」(Persai)之中，曾形容巴比倫爲「混合人種的都市」(Parmikton oehlos)，集居此市而行東西貨物的交易的，計有愛奧尼亞人猶太人腓尼基人印度人等。陸上貿易中心之南印度貨物，亦用塔米爾(Tamil)之名，傳給希臘人。例如肉桂(Kinnamon)是 Gr. Karpion; Tamil, karuva; 胡椒是 Gr. Peperi; Tamil, Pippali。此爲自居魯士以來，統治及於印度邊境，使東西文明之接觸增大的一個結果。

非友誼的黑海地方，原呼作 Pontos Axeinos，因往來人口衆多，交易繁盛，故改稱友誼的海 Pontos Euxinos；即在古塞克提地方，亦成立希臘式的博斯福魯(Bosphoros)王國，使東西貨物，集散於此地。

希臘文明，繁榮於都市；希臘人所到之處，即成立都市；都市之所在，即爲希臘文明的根據。德羅孫(G. Droysen)於其劃期的希臘主義研究中，曾探索亞歷山大王及其後繼者所建設

的都市，爲一種賢明的方針。

據普盧他克 (Plutarkhos) 說：地名亞歷山大里亞的都市，不下七十之數，當非誇張之辭。由伊蘭地方沿痕都庫什山脈，或自粟特經印度河流域，其間所築都市，最爲重大的，計有木鹿 (Merv Alexandria Margiane) 哈烈 (Herat Alexandria Arion) 堪達哈爾 (Kandahar Alexandria Arachaton) 等市。其在大夏粟特方面建設之亞歷山大里亞，有八至十二市。

大王死後，安提阿狄麥特略利西馬孤 (Tyrimastros) 喀桑得羅 (Kassandros) 托勒密等，仍本一貫主張，或建新都，或擴舊都。就中君臨於東西媒介地點之塞留哥及其子安提阿兩人，其建設都市，實爲世界史上罕有者。彼繼承大王之遺志，最爲忠實，對於文化交流上，貢獻殊大。而其首都塞留家，得代世界市場巴比倫而興，全市人口，約有六十萬，恐爲當時世界第一的都市了。更據阿佩努斯 (Appianus) 言：「建十六安提阿基亞 (Antioquia) 以紀念父親；更建五個拉阿底基亞 (Laodikeia) 以紀念母親；復爲妻建立三個阿帕米亞 (Apameia) 和一個斯特拉陀尼家 (Stratonikeia)。其地或紀念亞歷山大王，或紀念個人功業，或追憶希臘馬其頓等，而建都市，附以名稱。」

市數愈東愈少，但猶有阿帕米亞及拉阿底基亞等市。更於東方呼羅珊 (Khorasan) 安息阿利亞各方面建設都市。而於安息設有索提拉 (Sohairs) 喀利阿庇 (Kaliope) 喀里斯 (Charis) 黑克冬佩羅 (Hekatompylos) 阿開斯 (Achaia) 等。按阿開斯原卽亞歷山大王所建的黑拉克利亞

(Herakleia)，因被蠻人破壞而再興者。又修築哈烈於木鹿的奧西斯，安提阿第一復興安提阿 基亞 (Antiochia Margiane)。並修築堪達哈爾，在罕曼得 (Hernard, Etymandros) 流域，設第二亞歷山大里亞。伊蘭東北，似亦有建設，第十位安提阿基亞，在塞克提時，改爲斯提反 努斯 (Stephanus Byraninus)。藥殺河畔的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drea Ischate)，恐係塞留哥所建。其他地點雖不明，但以意度之，尙有建設。

據波里彪 (Polybios) 言：塞留西朝常依大王之方針，試行殖民，彼與埃及之拉其台以利己爲立場者有異，彼採取真正希臘的愛好政策的。如安提阿第二曾爲米利都，將埃及的勢力和提馬爾逐去，(Timarchos) 而於二六〇年，解放米利都及全愛奧尼亞，被崇爲神，翌年，又使腓尼基之阿拉多斯 (Arados) 自由。此等可知爲塞留西朝的傳統政策。

塞留西朝的統治，互及二百年，但安秦之時甚少。蓋因包含異質文化過多。乃欲保存自己，而以充實希臘的要素，促進希臘主義爲必要。所以新設都市，一方爲希臘的生活之中心，同時，又爲維持帝國的要所，在地域上互相結合，成爲經濟力文化力的聯鎖。按希臘都市，本爲自治的，各保有其傳統於生活之上。這本與東方的獨裁不相容；而在塞留西朝，對於新設都市，強行灌注希臘的意味，要增大希臘分子，本此意義勸希臘殖民於全世界。塞留哥所建塞留家·巴比倫，完全用馬其頓風獨自之憲法；安提阿第一，增大波斯的安都 (Antiochia) 人口，殖民於瑪格尼西亞 (米安多羅 Meandros 河畔)。後來大夏王歐提狄摩，便是瑪格尼西亞殖

民中之一人。

其他都市，亦見有此種現象，流入希臘移民很多。但此移民，與本國的關係，依然繼續，有時且以母市的祭儀，勸誘殖民地作爲國民祭。蓋民衆之祭儀，和民衆同移往了。如幼里庇的 (Burripides) 之歌於巴凱，狄奧尼索斯 (Dionysos) 之來呂底亞 (Lydia) 弗里家 (Phrygia) 波斯大夏米太阿刺伯及全亞細亞，而所謂尼薩 (Nysa) 之市與其祭儀，皆一同擴延，即大夏也都建設了。塞留西朝部將狄摩達馬 (Demodamas) 渡過藥殺河，建立母市米利都的弟代美翁·阿波倫 (Didymaion Apollon) 之神祠。

這樣希臘人的進出，在大夏所謂「上方之屬州」是和故鄉遠隔的，於三二五年以前，已懷離散之心，則縱使土地豐饒，若無統治者建設都市的方針，築於希臘風生活的根據上，便不得成功了。中央亞細亞和印度伊蘭兩河地方連結而成古來的要路，建設所謂希臘風的都市，那末，這希臘風的文明，暫時停留之處，究竟要演出怎樣重大的文化史好呢？依此希臘自治都市在領土內連結起來，除猶太人外，各都市皆有同化的傾向。而於一般生活上，移希臘風於東方，惟塞留西朝這種世界史的使命，是最浸潤的。

實現帝國統一的是在於王。塞留西朝的獨裁，非無認爲係依馬其頓的傳統者。然而征服者一般共同性，當認爲自最初即有獨裁的傾向。阿辟努斯普盧他克以爲馬其頓波斯及其他民族所持的國民法，概不依據而言：「王之所定，常以爲正，欲用通行全世界的鎖鑰以臨人民」這是

超越希臘風乃至民族的特殊法，立脚於普遍的一般法上。又於此以道義與公正，爲宙斯（Zeus）的左右侍者而與之共存，王爲地上之宙斯其行動當承認道義與公正以爲獨裁的立場。至此便漸成君主崇拜的一淵源。所以解說君主崇拜，僅爲東方獨裁的地盤，是不當的，須要知道。

塞留哥曾娶索格底安那的阿帕米（Apame）。此等和異邦人通婚，在底雅多孤（Diodotus）中，雖非異例，但不離別此等婦人，且爲之建設阿帕米亞之市，如此之優遇，却爲唯一之例。所以在彼後裔中，流入波斯的馬其頓的濃厚血統。塞留西朝時，民族混血，是很顯著的。元來都市的建設是基礎的，沒有速效。其效果不能依恃亞歷山大其人，應當期待其後繼者之手。就中因混血而實質上得舉融和之實。

愛索克拉提斯（Isokrates）言曰：「希臘人一名，不是表示其人種的出身，乃是包含文化的特色和擔負希臘的教養之意。」這便是表示人種混血之盛，與希臘文化的優秀和瀾漫。因塞留西朝與孔雀王朝的通婚，而有雅番和印度的混血。自始信仰希臘人的優越，應使蠻人隸屬的思想，可推亞里斯多德爲代表；此種希臘的固陋，已給亞歷山大王以三萬波斯人的子弟爲後繼者（Epigonoi），養成馬其頓風的軍人現實地打破了。同時，地方的幾多習俗，亦隨着顯然改變，固不僅葬法的相異。此種都市國家的觀念，成爲世界的，是希臘文明遍歷世界的出發點，打破此種偏見最強的實證，便是混血。

因此，愛好希臘的政策和混血的事實，誠如愛索克拉提斯（Isokrates）之言：「希臘人者，

持有同一言語與教養相通之意；巴巴利 (Barbaroi) 者，乃指無教養者。」
例如埃拉托斯梯尼 (Eratosthenes)，是外蠻，然其教養，足與希臘人比肩，此等佔軍事上貿易上重要地位而成希臘風的都市，故產生希臘文化之芽甚夥。

巴比倫的塞留家住人狄奧基尼 (Diogenes Babylonios)，是西元前一世紀前半斯多亞 (Stoa) 派著名的領袖，在其門人中，有阿波羅多羅；又克昔科斯 (Kyzikos) 或西西利 (Sicily)，著述羅馬勃奧歷史的巴比倫人亞伽多克勒，有謂係四—五世紀之人，實則是三世紀的歷史家。又在三世紀中葉，由東方安提阿基亞 (Antiochia Mygdonia) (Nisibis) 出生的，有斯多亞派阿波羅法尼 (Apollonios) 的哲學者，著述安息歷史的阿波羅多羅 (Apollodoros Artamita) 及地誌家伊西多羅 (Isidoros)，是一世紀之人。

其他研究迦勒底科學的巴比倫天文學，亦發達到頂點，竟能精密預斷遊星的週期。而且占星術亦隨之盛行，波西巴 (Borsippa) 西巴拉 (Sippara, Sippareni) 烏魯克 (Uruk, Urukene) 諸流並行，豫占國家，都市，諸王的運命以及個人的運命，更推移到探求誕生日的祕密之星命術 (Genealogie)。

希臘精神，並非以此種古代學術的保存發展為目的，就某種意味說，是獨斷的神祕的，所以要想排擊東方之物。此種古學的發展，毋寧視為從巴比倫人方面出來，以古來的傳統浸潤於來支配者間，而有此運動的進行。迄至四世紀，乃以各神之名呼日、月、遊星、而傳於希臘。

自亞歷山大王東征以後，遂使東方諸科學和希臘科學相結合了。

結合此種文化的舞台，以屬於塞留哥系支配下的巴比倫爲最顯著。安提阿第一於二九四年時，以攝政資格，在幼發拉底的河以東地方，繼承其父塞留哥第一之方針，其在東方，是希臘主義的確立者。獨裁不及二十年（二八一—二六四年），以後因西方混亂，且彼之傳記亦欠詳，不無遺憾，惟如前所述，建設希臘風的都市很多，似可推爲當時最傑出之一王也。

十 波斯之國民文化

與人種的混血相同，而謂希臘文化也含有亞細亞的色彩，本難否認。因爲被亞細亞土地和環境所培養的文明，完全未失其根性。服從者的土著文化會逐漸浸潤到支配階級中來。

波斯本地，縱與各方交通阻隔，然而還見有安提阿所建的都市。例如東境的拉阿底基亞和斯他西斯（*Stasis*）山寨都是其中之一。又波斯本地的安都（*Antiochia*），乃安提阿第一（*Soter*）所建設。

此種希臘風之都市出來，塞留西王朝知事，直支配到二世紀中葉。不過這阿開美尼王朝的發生地，因在孤立地位的關係，未能十分浸透希臘文明。佩西坡利及伊斯塔克（*Istach*）的土王，併吞希臘風的知事。彼等信奉祆教，在三世紀中葉，已有阿拉買克（*Arameic*）文字的鑄貨，其上之肖像，純然波斯之風，幣之反面，刻有火壇，上部爲阿胡拉·馬士達（*Ahura Maz-*

像。此波斯土着的王統，有迫害服從外族統治的傳說，可知兩者的軋轢，似相當激烈。有時縱受着外部的感化，但不久又生反抗，這是波斯本土遺存的固有精神。

自居魯士以來大勢力之出現，而貨幣上，遂用大流士阿塔薛西斯等名，阿開美尼王朝，似有代表波斯傳統之感。二世紀中葉以降，阿薩克斯王統，以支配者資格而稱王，即在貨幣之上，亦可見大夏的服裝，可以證明安息勢力的伸張。但在王系頻頻更迭之間，常生歸還阿開美尼王朝之願望，結果，打倒安息的薩山 (Sasan) 王朝，由波斯本土出現而為傳統的代表者。關於此點，後段再論。

波斯的宗教，在其發祥地，雖為孤立的地域，但其傳播廣汎，成一有趣的對照。祆教在阿開美尼王的統治下，由西方小亞細亞的呂底亞呂西亞 (Lydia) 而至埃及，更發展到阿美尼亞伽帕多家 (Cappadocia)。

速擴至敘利亞討魯斯 (Taurus) 山脈地方時，遭受多大之變化。其為二元的，固已確立，但米特拉 (Mithra) 阿奈提斯 (Anahis) 韋勒脫拉那 (Verethragna, Artagnes) 服馬諾 (Vohunano, Omanos) 阿美勒他特 (Ameretat, Amardates) 諸神及大天使之類。顯現於溫沒斯 (Ormuzd) 以上的表面，即在祭儀上，亦見變化，漸漸的流布於西歐。

又有號為穆護 (Mazde) 呪術的，亦逐漸地組織化了。此波斯的穆護呪術，和巴比倫的豫言，互相影響是很盛的。此等教說，與從猶太發生的類似之教及魔術書共行，或在祆教及與他

奈斯 (Orans) 的名下所行的類書之中，亦很含有；至三世紀，則留存於亞歷山大里亞的文庫中。

二元的教說，已由庫尼特斯的幼多克索斯 (Eudoxos) 輸入阿喀的美 (Academia) 學園，對於祿教及穆謹教說，很有興味。即在柏拉圖 (Platon) 的學說中，亦顯有非理性的精神，並且赫摩多羅 (Hermodoros) 亞理斯多德亦受影響。及至希臘主義時代，更浸入西方世界，而影響於西方之宗教發展甚多，至在猶太教之間，則由三世紀時傳入，泊馬加比烏斯 (Markabeus) 的反動時代，完全風靡了。

十一 鑄貨上所見的希臘主義的影響

希臘主義之入安息大夏及西北印度，可據此等君主所鑄貨幣而明瞭。波斯貨幣，已見有 Bastens (王) 的文字，可知是希臘化了。尤其是大夏的王像，如歐提的摩或狄麥特略的肖像，都是純然寫實的，汲利西波斯 (Tysippos) 等希臘主義的彫刻正統之流，其優秀，非其他鑄貨可比。恐迄於文藝復興期，歐洲從未發見此種藝術的肖像也。

表現於貨幣背面的，有宙斯波賽頓 (Poseidon) 希拉克列 (Herakles) 狄奧斯考羅 (Dioskouron) 巴拉斯 (Pallas) 尼開 (Nike) 等希臘諸神和英雄。希臘主義的文明，第一使人預想的，就是希臘的其技法，如活躍的姿態，筋肉解剖的注意，或其性格的表現等，得推為希臘

主義盛期的傑作。彼等宮廷之中，無疑地有希臘的彫刻家，參加貨幣的鑄製和神祠宮殿之建築。

但其間亦參配異國的風物。例如犂牛、象、豹等富有東方特色的動物，亦彫刻其形狀於銅幣的反面。又如狄麥特略頭上的帽子，有象之鼻及牙，或是歐克拉提的及其後繼者的像中，有戴類似燕帶的笠帽者，這都是明顯地發散鄉土的香氣的。

此等希臘風的教養，即使在強固的政治組織下，尙且不容易繼續保持，何況塞留西朝崩壞，遊牧民族安息王朝登台，不久侵入東伊蘭，因此諸事對於西方都市文化的理解，日益稀薄，而和西方的連絡，亦漸被阻斷了。所以要想保存在此以上的希臘文明之餘香，實非易事。

如前所述，在痕都庫什以北，由二世紀中葉起，因塞克提族和薩迦族的侵入，從大夏排去希臘的勢力。然在西北印度，如阿波羅多德美南多羅等，則仍屬希臘人支配；在一世紀之初，曾有自般遮布北方進至沿海岸之西刺斯脫來納等前人未到之地。阿波羅多羅及美南多羅所鑄造的錢幣 (Drachma)，卽至西元後一世紀後半愛里特拉海周航記時代，猶流通於巴利格薩附近。

其鑄貨的形式，縱然帶着凋落的傾向，但這正是表示希臘傳統的存續。卽在歐克拉提的自身之時，已有純希臘的金銀貨，爲與他方交換，而有合記兩國國語的銅貨。又有用印度傳來的方形幣，以 Kharoshthi 文字，刻成印度記錄。自彼以降，卽合記此二國語的銀貨，亦頗普通，而無憂王的鑄貨原器，亦變成土着了。

此印度土着的式樣和希臘風的式樣相融合，隨處可見。美南多羅王參入佛教的傳說，則爲奢羯羅 (Sakala, Sialkot) 的雅番王彌隣陀 (Milinda)；在那先比丘經 (Milinapariya) 和那伽仙那 (Naggsena) 問答中，亦爲通曉佛教的賢者。據普盧他克所傳：美南多羅自死於爭戰之後，追慕其善政的諸市，爭葬其遺骸，聞結局以其火葬之灰，而行分葬。此種傳說，實和佛舍利和其他聖品，如出一轍。此固爲一種傳說，在彼之鑄貨上，不見帶有佛教影響的痕跡，毋寧說持有盾和雷槌的雅典那 (Athena)，或表現勝利之神的厄開，具有極希臘的觀念。此希臘風的實際，爲印度風所潤色，由此可推察此時代的一面了。

就以後諸王觀，彼等一切和阿波羅多羅美南多羅相同，保持教主 (Zoter) 的偏稱。其在異國，是希臘主義的保護者，如實的表现救主的字義了。最後，在前一世紀中頃，有希爾買阿斯，彼爲安息人剛多法勒 (Gondophares) 所壓迫，後在印度，藉西北印度·塞克提的勢力，壓倒希臘的勢力。

希爾買阿斯及其妃喀列阿庇 (Kaliopé) 的鑄貨，出於可不里流域的般遮布地方。承繼其後的，是貴霜 (Kusana) 的丘就卻 (Kujula Kadphises)。彼之貨幣，一面刻希爾買阿斯之首，背面刻希拉克列像，用 Kharosthi 文字以記己名。此外另有刻記己名於己像之側者，以印度之，大概最初是服屬於希爾買阿斯而後來獨立的。

印度·塞克提和安息王統並立的統治，約在西元二世紀之初，因貴霜王國之興而告終。此

貴霜爲丘就卻之後裔，乃現有強力擁護佛教者迦膩色迦 (Kaniska) 王是也。

因此要想將東印度及印度河流域與西方文化結合，遂被前後互三世紀的惡戰苦鬪所摧毀。希望以希臘的發展於東方之努力，由希臘主義方面說，全屬徒勞。但其努力，並非全無意味。尤以在底格里斯幼發拉的以西，其感化迄至後世而仍存續。不僅在兩河以東有希臘主義登台，其感化之久與廣汎，實含有世界的意義。

單就鑄貨觀察，隨着 *Kharoshthi* 文字的希臘文字，仍舊延續，此即希臘語存在的明證。縱然說者是異邦人，然而繼承希臘語「諸王之王」「大王」的稱號的，便是繼承希臘諸王的遺產。這鑄造貨幣的諸君主，雖是微小的地方君主，也記有「偉大的教主，諸王之王」(*Basilens Basileon Soter Megas*)，尊號而加上印度風的署名，專以模倣希臘的稱呼爲得意。或將印度濕婆 (*Shiva*) 之姿以波賽頓 (*Poseidon*) 風表示之，可見希臘諸神之型，都還保存著呢。

但其間藝術的技巧顯著衰頹，如言詞的乖訛，字形亦成異邦化。這是雅番政治支配之衰微，自然歸趨於此。如王之肖像，亦代以騎馬的全身像。只有安息人的王朝，始現出和阿薩克 (*Arsoidae*) 朝相同的容貌。與之相對的，爲薩迦朝的阿普斯 (*Ases*) 貨幣，及貴霜王閻膏珍 (*Wama Kadphises*) 貨幣，穿了純然東洋風的長褂，戴高帽，盤坐或端坐於安樂椅上。此種東洋化的姿態，至迦膩色迦王的貨幣，始得完全發達。但在彼之貨幣中，仍有若干「諸王之王」的銘記，不過到了彼之後繼者時，此形式便完全消失了。變更此希臘的稱號，改用伊蘭的稱

號。即不用「諸王之王」而用 *Pasileus Pasileon* 或 *Salmario* 以代替了。但仍使用許多已經變化的希臘式字母，這可說是文化的混合和過渡。又希臘諸神希拉克列希利奧 (*Heros*) 西利尼 (*Selene*) 西拉庇斯 (*Serapis*)，雖大體另用希臘名，而姿貌則改爲伊蘭的。其他還有四手的印度神，又爲完全孤立的，到了迦膩色迦之時，就有附以佛陀之姿與名的出現了。由此可知希臘主義的色彩，逐漸爲印度化所吸收了。

十二 健陀羅藝術

吾人所見和鑄貨的發展相同的，便是彫刻。按彫刻的遺品，出自喀布爾流域。古代的健陀羅，是佛教和雅番人接觸最密的地方。所謂希臘·佛教的或印度·希臘的彫刻，便是指此。當迦膩色迦及其後繼者之世，佛教的藝術，藉着希臘主義而至成熟。

近年許多遺品在加爾各答 (*Calcutta*) 拉合爾 (*Lahore*) 等地的，佔大部分，即在歐洲的倫敦柏林巴黎維也納等博物館中，也容易見到。印度內地白沙瓦 (*Peshawar*) 北北東的 *Yuzur-Zari* 地方，此類遺品，特別豐富；出於 *Swat* 附近的，亦很優秀。其他在 *Machura Sarnath Amaravati* 等地，亦有發見。從印度到巴克特里亞大道旁的梵衍那 (*Bamiyan*) 地方，其巨像亦有此種樣式。在亞細亞內地尤其是 *Khotan* (和闐) *Turfan* (吐魯番) 等處，從俄國探險起，直至格隆維德 (*Grönwedel*) 斯坦因 (*Stein*) 勒科克 (*LeCoq*) 及日人等數次探險，方知其

廣大的分布。

屋從亞歷山大王遠征的尼亞科斯說，印度人忽然受希臘人的影響，流着汗，像油壺一般的運動家，在製造所持的器件。據此而推測，希臘風的小品彫刻，早就被模倣了。

據福提烏斯 (Photius) 所傳：孔雀王朝的摩利耶 (Morice)，是住木屋的印度人種 (ethnos)，這在無憂王以前，建築多用木造，但以後亦有石造的了。以意度之，大概是受了波斯之感化而然。本來無憂王時代的印度藝術，已發展到某種程度，其間有包含外國要素的時候，彼更爲擁護佛教而活動，與其政治威力並進，這在文化史有重大的意義。至少他所建的鐘型柱頭，不下三十座，其技巧已有超越國家與時代的優秀了所謂薩爾那特的柱頭，於波斯風的鐘型柱頭之上，更建有冠板和獅子，但其浮彫，酷類印度物，疑其是由外國傳來的。縱然在其成立的過程中，有外國傳來的痕跡，但其寶輪以及意匠，帶有印度鄉土的感觸。柱頭的直線構成，亦有印度的痕跡；柱的比率，也和希臘式異，而自成獨特的。

西元前一二世紀的巴爾夫特及桑底之門、玉垣、並其柱的浮彫，本來是印度藝術代表的。其中雖屢言佛傳，但無佛陀之像。以玉座，寶樹，寶輪，寶塔爲表現佛的象徵。然至西元前一世紀時，健陀羅地方，始有佛像出於單獨或故事之中。菩薩像亦和佛像相同，盛行彫刻，大概多成了崇拜的對象了。阿波輪 (Apolon) 狄奧尼索斯像徵詩人的表現乃全爲異國的，但對於佛菩薩之像型，却成立了。希臘諸神之型，以生動的姿態和流麗的衣紋褶曲，全移入佛教諸像

中。頭髮的波紋，顏面的橢圓，鼻梁和額的直線，眼，口，及有時穿靴等各個部分，都帶希臘風，其情景的布置，與其藝術的素因等，亦皆承繼希臘風的；其跡可以追求於希臘藝術中。然而直至佛像的成立，不明其發展過程，是否因希臘藝術，即有佛像的成立，此點尚有疑問，不過在故意造作佛像的時代，因其尙屬無定型的時代，製作佛像，正是異國的；有髻，結髮的佛像，爲屬異國之物，毫無足怪，可視爲希臘藝術的感化。

若推定健陀羅藝術的時期在西元前後至西元後四世紀之間，則由接近希臘文明起，即受其影響，似有過早之嫌。迦風色迦王時代，鑄貨已脫離希臘的感化，而摹擬東方化的時代了；若以此爲正當健陀羅佛藝術的盛期，便不得不合併推想其內部佛教徒的思想變化了。換言之，這點可說文化融合的現實姿態。

況且在馬圖拉 (Mathura) 地方，有貴霜時代希拉克列的和狄奧尼索斯的影像遺品。此爲貴霜的勢力範圍，其時感受希臘風的影響的，不僅是健陀羅地方，在廣大的貴霜勢力圈內，似乎都受了希臘主義的浸潤。所以馬圖拉的佛像，全是穿着薄衣，表示是受印度的感觸而有鄉土化的傾向。

自從一度攝受之後，逐步改良，變革其錯誤之點，遂使佛、菩薩的面貌、表情、姿態、衣裳等，次第鄉土化，結果，成爲純然印度式的佛教藝術了。

至於建築，在孔雀王朝的建築中，已受波斯和希臘風的影響，這便是印度傳統的融合。不

過純希臘風建築的圖樣，尙未發見。唯於柱、壁柱、柱頭上，刻有希臘風的裝飾。就吾人見到的，愛奧尼亞式的柱頭，在塔克西拉附近寺中，有兩個，馬圖拉 (Mathura) 彫刻的斷片中有一個，可不里流域的 calabed 塔中，亦有一個。可稱爲準愛奧尼亞式的，在帕托拉和薩爾那特兩地，各存其一。又喀西米爾的柱，堪稱多利亞式，但未必完全一致。遺存最多的，要推盛行於希臘·羅馬時代的科林多 (Corinth) 式柱頭了。

繁榮於健陀羅的佛教藝術，證之吐魯番 (Turpan) 的豐富遺品，可知是隨着佛教同進於中亞，由此而傳至東亞，使素質全異的中國藝術，與以根本的變化。自五世紀以來，在希臘完成的藝術，變成就地發育，這事有決定的重大性。至言彫刻，其堅強的表情，單一的流線，變爲軀體之自由的運動；他如繪畫，欲由各方面認識其對象的技法，初不過自想像中描出，但映於眼前的實像，漸能以感覺的印象，而成再現的影像，因而投影的空間，也得以觀察了。於是將希臘精神捲起，喚醒豐富而獨自的生命，更深入於內面的。

十三 宗教及其他東西文化之交流

赫哲桑德羅 (Hegesandros) 曰：印度王阿米托羅加的 (賞陀羅葛多之子) 欲向安提阿·教士 (Antiochos Soter) 購買甜酒、乾無花果、和雄辯的哲學家 (Sophists)，但安提阿以出賣哲學者爲不法，而拒統之。可知印度王對於希臘哲學具有興味。然而希臘哲學流入印度哲學的影

響，殆毫無可稱。

反而觀之，如魂之遍歷，隱遁的禁令，教團的設立，不合理的觀念等，應歸於吠陀的神學思想；五大元素之說，數的哲學，空想的神祕的象徵的性格，是和印度有關係的。轉住 (Metempsychosis) 再生 (Palingenesis) 等觀念，是由靈魂的信念所導出的，像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學派的教團成立，未必不受印度的影響，固然還有反對者，然而有普羅巴布爾，遂影響於新柏拉圖派格諾西斯派 (Gnosis)。

印度和亞歷山大里亞通商繁盛時候，適值印度數論派 (Sāṃkhya) 哲學盛時，因此，當然影響到埃及的哲學了。像物質和精神之對立，以物質 (Hyle) 精神 (Psyche) 精靈 (Pneuma) 爲三體，而在人們，則應之以感覺的，道德的，精神的三種類；以及知識與意志，表現個人的存在，或者以美的以太 (ether) 爲本原的實體，此等諸教說，大概都受印度的刺戟吧。

再如新柏拉圖派的普羅提諾斯 (Plotinos)，有得於數論派之教說的也很多。如謂真理應依冥想而觀；應遵受約束以免除一切苦惱而得救；或以精神比光明；鏡之照物，依鏡之設備而變，倘置於適當平靜之處，纔可得正確的反映；在忘我之境，始有正當的認識；皆是。

更有坡非略斯 (Porphyrios)，關係倍加密切，他說：從物質解放出來的精神，是普遍在的；世界是無始的；此等教理，及其禁殺動物，排斥犧牲，皆出於數論派的。

又新柏拉圖派的理論與實踐，都和印度的瑜伽 (Yoga) 派有淵源。例如普羅提諾斯的隱遁

道德、忘我 (Ekstasis)、靜慮 (Haplosis) 等，似與瑜伽派的瑜伽相應。又如依怛惚的熱情，而祈得奇怪之力，即所謂神通，亦似坡非略斯普羅克洛斯 (Proklos) 所說的妖幻、交靈。然如上述的類比，若不詳其發展的歷史過程，則其關係，不能決定在或然的以上。

瑜伽派傳於波斯，稱薩帕西亞 (Sapasia) 派，以修苦行、調息、欲依冥想而入無我之境，依神通而行靈魂的轉入；或稱其由印度傳來。相傳至遲十一世紀，瑜伽經和數論頌，已譯成刺伯語，故推定此派於其流布於西方，是很確實的。

他若說蘇格拉底 (Socrates) 曾和印度賢者交通，大概因輸入印度思想而有此傳聞。又懷疑派的彼倫 (Python)，和其師柏理孫 (Bryson) 共從亞歷山大王遠征，云在印度曾和馬賅 (magoi) 金諾索菲斯他 (Gymnosophista) 相交，但無印度思想的痕跡。

若要一一明確對照其相互關係，頗為困難，不過印度哲學之影響於西洋哲學，恐怕無法否認的。

根據無憂王的碑文，彼派遣佛教傳道者至西方可以無疑。而東方的伊蘭，想早有信徒居住了。然而說如何受希臘主義尤其是西方宗教的影響却是一個難題。

若由基督教形成時代東西交通的實情來看，猶大方面關於東方的宗教，積有若干知識，這當然可以預料的。然而佛教的根本原理，或與之對立的婆羅門教義，西方人士究有如何的明確概念，却成問題。原來耶穌教不是當作神學成立的，乃是無救者的福音，在階級儼然對立的印

度，發生佛教，在部族偏見牢固的猶太人間，也有超階級的、超部族的、普遍的耶穌教教說發生了。既有這點的類似，那末，佛教和基督教之間，當然偶有類例的說話或言句之一致，但似乎亦不應解作從一方影響到另一方。固然，凡是譬喻談，便宜的有被採錄之可能，實際恐當日爲佛教起源。不過此時的轉借，在教理上，由此方轉向他方重大的變異，這種重大性，却未曾想到。

有以爲佛教影響於福音書及使徒時代的啓示文學，是很深的，但也有反對的。伽倍(Carl Ho)最初以爲啓示文學有影響，不認福音書有影響，縱有類似的，也未必即視爲佛教的和印度的。然而後來也承認福音書有佛教說話的轉借。此時吾人欲求東西文化交流之跡，是值得注意的。然而彼之例證，並不擬作動力的轉借，而爲基督教成立的根柢。

大凡民衆，於深遠的教理，不感到信仰與救濟。所感動的，像聖歐斯他提阿斯(St. Eusebius)，聖奇理斯托福羅斯(St. Christophoros)這些聖者的行動及說話，就中祭典的形式，像焚香、打鐘、持數珠、崇敬聖遺品之類，能培植敬虔的感情。因而就此點觀察，縱然是表面的轉借，但其社會的意義之大，是不可漠視的。

又如傳說，有容易移入的流通性，時或超越教理的矛盾亦被採錄。或懺悔，或建堂塔，或使僧俗服飾各別，或禁止娶妻等，以養敬虔的心境爲效果，教理是不拘的，採用的性質，也不一定由外面傳來。所以那些是否果由佛教傳來，並不成爲重要問題而爭論的。在基督教祭

式，被採取的，大體傳自佛教徒。

西元後一、二世紀，亞歷山大里亞和印度的交通，甚爲繁昌。此時，基督教復傳入南印度。其間北部的佛教，亦進展爲大乘；有以爲馬鳴 (Aśvaśoṅga) 起信論中，可見得基督教的影響的。然在哲學，印度感化西方是有可認的，但曾否受西方影響則難考了，所以欲由基督教尋求其向大乘佛教的感化，是困難的。縱有聖多馬 (St. Thomas) 的傳說，但在當時西北印度，亦難斷其有基督教流傳，於是在內容上，便左袒否認論者了。恐怕要說耶穌教有影響於佛教教理，是不可能的。

斯特拉波引用美格斯梯尼之說云：「印度古代歷史家，除希拉克列狄奧尼索斯及亞歷山大外，都說外國人無侵入佔領之事，此不足憑信。」此種古傳，在另一意義上，值得注意。蓋在亞歷山大王遠征之外，已有狄奧尼索斯的信仰和希拉克列的傳說流入印度了。

大概狄奧尼索斯的信仰，是隨着亞歷山大王的一行而分布的。在尼薩市的附近，有美羅斯 (Meros) 山，山中有伴着狄奧尼索斯的常春藤，又有西德拉開 (Sydrakai, Oxydrakai) 人，相傳爲其後裔。照此說來，則由希臘移動的人們，連祭儀也傳播來了。

又在海達西庇和阿開西尼斯的合流附近，有所謂西培 (Sipa) 族，衣毛皮，持棍棒，在牛或騾馬上，燒印棍棒的記號。彼等自稱是希立克列的後裔。又在巴羅巴密索 (Paropamisos) 的洞窟，有普羅密修斯 (Prometheus) 的被呪術所反縛，相傳此地曾被希拉克列救過的。

這樣看來，希臘以國民的英雄，和民間信仰的神，都傳於東方；這不單是傳說，還可斷定是移住東方所攜來的。

其他有亞歷山大王的功績的傳奇，通常於喀利斯梯尼 (Pseudo-Kallisthenes) 一名中知之，恐係西元後二世紀，作於亞歷山大里亞。此等所謂「亞歷山大故事」雖今已失傳，但似有數種。此在阿美尼亞曾經翻譯，更傳播於東方，流布幾多的英雄之歌。

尚有關於印度劇的西方影響，近來漸生疑義。固然，印度是由舞蹈和無言劇發展至 Kalidasa 的藝術，並無希臘的感化。然而像稱劇場的引幕爲 Yavanika，又有以希臘劇演於伊蘭地 方的，所以可斷其曾受希臘若干的變異和刺戟。

關於學術中的天文學，亦係承受古代巴比倫式的影響，而十二宮之名，大概亦是從希臘輸入的。至少，希臘·羅馬的天文學，爲印度所知。

至於數學，有的主張是純然痕都之物，有的却以爲受了希臘數學的影響，就中以狄奧芳圖斯 (Diophantos) 爲多。但幾何、算數、代數三者，印度皆有其獨特的途徑，由西元後五世紀至七世紀中葉，是其全盛時期。

又如醫術，希臘古代惟有呪術，即在荷馬之時，亦祇以外科的治療爲主，或則信奉 Asklapios 的夢告，可稱以經驗的治療爲主。降至五世紀，有希波克拉提 (Hippokrates) 出，然仍畏解剖人體。其在印度，自六、七世紀時起醫呪始行分化，而解剖則於六世紀以前，已經盛行。

大概醫學是兩者各別進步的。波斯王招聘希臘人達摩喀的 (Damonides) 庫梯西雅等爲侍醫，究竟單爲地理接近的關係呢？還是比印度醫師高明的緣故呢？却無從證明了。不過在亞歷山大王遠征，希臘兵士被蛇所嚙之際，希臘醫師不知療法，是招請印度醫師治療的。且無髮王送藥種，植於病院中，布其恩惠於近隣之雅番，可知一般文化之交流，就是醫術也同受影響的。

十四 希臘主義之沒落

看了西元前三至二世紀的世界事情，希臘主義在世界的地位很能確立，有確保至將來之感。然至一世紀，而形勢一變。西方的支配既已分裂，竟入沒落的過程了。東方的反動，也以確實的步調而前來了。但是東方反對希臘精神而崛起的，並未嘗有，亦別無爲異邦人支配而來的。東伊蘭方面及印度皆然。

希臘主義的沒落實可云希臘精神之內部，因吸收東方的而解體。例如其國家生活之姿，亦現獨裁君主的末期症狀；即觀其宗教與祭儀，皆有東方的滲入。又凡弘布文化之際，常見如此，內部發生惰眠情狀。蓋統治階級諸人，惟事放縱享樂，對於物質的萬能饒有興味，而於文化進展的機能所應爲的任務與問題，則熱意大爲減退。至於科學方面，不僅從事者各自分離，而精神的創造力亦且消失。要之，文明沒落的徵候，顯著地來了。

但是希臘都市，仍舊主張有力之政治的精神的生活，保存其國民性，對於領土內一般不能

融和的要素，尤其是猶太人之頑強與之抵抗。所以巴力斯坦 (Palestine) 附近的希臘都市，小亞細亞北敘利亞的都市，底格里斯的塞留家亞歷山大里亞居伯羅基里尼 (Cyrene) 等地，不斷發生鬥爭。即在文學方面。巴比倫各都市，其活躍之盛況，迄於羅馬帝政時代。敘利亞的阿帕尼亞，於前一世紀初期，復有坡西多尼阿 (Posidonios) 出來獲得精神生活全領域中指導的地位；精通歷史、地理、地誌、自然科學、宗教、哲學、占星術、呪術等，為希臘主義末期的代表者，又為東西文化的融合者，佔居獨特的地位。

統一的希臘文化，在本國雖已衰落，但在塞留哥王朝的領土內，其事業仍存續。運動於大夏小亞細亞，一再反復出演。他如安提阿·喜拉克斯 (Antiochos Hierax) 阿闐阿斯 (Achaïos) 以及別伽蒙 (Pergamon) 諸王，各建立希臘的國家。恰如歐洲中世末期，那個普遍的、支配全人類劃一的、世界文化，次第衰微，而自覺的諸國民，各於其內部，出現獨立的結束，是同一現象。

然其不得實現的原因，是為不能不先於戰場中決定之。蓋以對外的權力關係，為支配國家存立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羅馬騎士階級，以無厭的貪欲，侵害此等地方的發展，於是希臘主義的復活運命之芽，又被摧毀了。

安提阿第三，復興塞留西朝的勢力，佔領南敘利亞和巴力斯坦而驅逐埃及的勢力之時，即為與羅馬勢力衝突之時。

安提阿第四 (Euphranes, 176—163 B. C.) 因羅馬而不得不放棄埃及，但在亞細亞方面，立於希臘主義之基礎上的帝國勢力，再行結合。因全領內的各都市，給以自治法，於是於新的旗幟之下，重得希臘化。其都市之興，或爲重建，或爲新設。例如西里西亞 (Cilicia) 的塔索斯 (Tarsos) 大數，東方的尼西比斯，幼發拉的河口的亞歷山大里亞·查拉克斯 (Alex. Charax) 等，都屬此類。巴比倫亦成希臘風的都市，惟據此地發見的碑文譽彼爲「此市的建設者」或讚爲「亞細亞的救主」又請猶太人的改革派任高僧職，此亦爲彼政策之一，猶太人遂大爲希臘化了。於是耶路撒冷 (Jerusalem) 變爲希臘風的安都，而耶路撒冷及撒馬里亞 (Samaria) 的耶惠 (Jahuee 卽耶和華) 祠，變爲奧林帕斯 (Olympus) 的宙斯祠了。在亞美尼亞者亦同，然而波斯亦欲恢復帝國的首領權，進軍於埃利買 (Elymaei) 山中，欲奪娜娜 (Nanaia) 祠的豐富財寶，使安提阿一敗塗地，歿於迦培 (Gabei, Ispahan)。

安提阿之死，遂爲羅馬干涉機會，國內內訌不息，且安息的密托拉達的第一，乘機西進，佔領米太和巴比倫尼亞。巴比倫尼亞之希臘諸市，鼓舞安提阿第七 (Seleucus) 起而對抗，初佔優勢，惟終爲安息的普拉提斯第二 (Phraates) 所破，遂使塞留西朝的世界史之使命告終。自此以降，其勢力僅止於北部敘利亞與西里西亞，幼發拉的以東地域，盡屬安息了。於是恢復了二百年前和大流士對立於亞歷山大里亞的形勢。

密托拉達的征服之結果巴比倫的支離地位爲之一變。國王喜與 (Schen) 以塞留家爲國都，

因爲粗野的塞克提一羣，脅迫商業都市。乃移都於本爲冬宮的底格里斯河東岸之斯賓地方，以代塞留家，向來只有村落法，而無特別的都市憲法。普拉提斯以其寵臣海喀尼亞人希米羅斯（Himeros）爲塞留家知事，極其壓制，然而希臘主義，猶爲東方之堅壘，保持其獨立的憲法，對於各王的攻擊，幾度死守。

安息的阿薩克王朝，無構成國民統一的基礎，其帝國亦無一定的理想。不過乘時而立，迄未達到緊密的統一。國民的大多數，除巴比倫外，皆爲伊蘭人，故其思想與宗教均繼承伊蘭人，且有塞克提人自草原侵入，於是外寇與內訌交乘，致未能成立純伊蘭帝國。

伊蘭文化，對於希臘主義，本無自覺的反動與國民的興起，而有發展。却是諸王，自密托拉達的第一以下，盡力援助希臘主義。用希臘製品，和希臘諸市盛行交易，無不同化於希臘文化。對於這宮廷之希臘化，民衆仍固守其國民的文化，而目希臘化的統治者爲異邦人。因而燕慕阿開美尼朝（Akaimenidae）的傳統，舉行民族的火祭，希望國民的王統復活，此爲常常內訌的禍根。

安息諸王雖爲希臘風的愛護者，但自王朝勃興，對於在東方的希臘主義，亦已開始積極反動。這並非彼等故意有此設施，乃是從王朝成立，發生種種之環境，都向此方向而進。地中海與西方希臘世界的連絡，既已割斷，清新之力，早已不能由此方面去期待，從來視爲統治要素的希臘風都市，在民衆之間便成爲有異邦感情和言語的沙漠田（Oasis）了。欲恢復由西方來的

從前優越之地位，發生解放運動，幾番失敗。於是底格里斯幼發拉底的範圍內，顯著的拉買克化了。

況且西方美索不達米 (Mesopotamia) 地方塞留西朝的支配權力，不問是在以得撒 (Edessa) 與兩河河口的美西尼 (Messen) 地方，或在改稱 Spasinu Charax 的亞歷山大里亞和安提阿基亞，都一一衰落了。代之者阿刺伯的首領，建設 Osroene 或 Messene 或 Charakene 等國。

希臘藝術，逐漸衰微。安息王朝的鑄貨，完全希臘化，一部則模倣敘利亞貨幣，幣面有王之半身像；密托拉達的第二的鑄幣，亦有優秀作品。然至西元前後，便如東方的情形，鑄法衰微，銘記崩壞，失去明確，逐漸蠻化了。阿薩克王朝時代，雖有若干彫刻，但已無獨自的力量而趨於衰頹了。我們在帕爾美拉 (Palmyra) 見到此例。

在北敘利亞王安提阿第一 (Kommagene 69—34 B. C.) 所建寧祿台 (Nimrud Dag) 墓上的浮彫紀念碑，王星之周圍有獅子，而獅身亦鏤刻星辰。這是純東方的，但亦有希臘主義的影響。例如神而擬人化，便是這樣，在昔除阿胡拉·馬茲達之外，他無所見，後來安提阿第一和密托拉的浮彫所表現，使東方藝術和希臘主義相融合。至於現在，則東方化的痕跡，較為顯著。

安息的大官和兵士，關於希臘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知甚少，大概以此等爲文弱無價值。彼等對於國王，要求國民固有的生活樣式，排擊希臘風的奢侈生活，而以狩獵和武術爲鍛鍊。

西元後八年，奧古斯都（Augustus）以普拉提斯第四送來爲質的佛羅尼斯（Voronis）爲繼嗣，使之歸國，但因過慣西方文弱的生活，不久，便失其地位。蓋反對黨另建其他阿薩克王統的阿塔拔諾第三（Artabanos），塞克提人亦喜之，國內皆入其掌中。彼乃行爲殘虐的支配者，適合民衆之意，而國家所求的，也是這種人物。

阿塔拔諾以來的王國，完全東方化。窩羅格塞斯第一（Vologases I—77 B. C.）欲抑壓頑強的塞留西朝，使貿易不由其地，所以在斯賓之側，設立 Vologesokerta, Balasohgerd 或於幼發拉的河畔及于羅（Hira）的巴比倫南方，另建 Vologesias, Ullaissh。

同時，國民宗教的祆教，已成爲處世的規範，使其教說於古來的傳承上，更加確實。到了窩羅格塞斯（大約是第三147—191 A. D.）之時，蒐集其聖文，大部分用古先知名，都是此時編纂的。

十五 羅馬治下之希臘主義的世界

希臘主義如此衰退，在歷史上不能不說是羅馬的責任。因爲一面攻擊之，而於積極的又不崇獎。

就是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等希臘文明繁榮的地方，亦起東方的反動。巴力斯坦的馬加培烏斯之黨，對於上層之心醉希臘主義者，概不寬容而一律打倒，對於治下地方之希臘移民，亦加

以迫害。彼利亞諸市，被一般號稱僭主的隊長所統治。埃及王托勒密第二(Ptolemaios Euergetes 145—117 B. C.)亦因埃及人相助，放逐學者穆塞翁(Museion)於亞歷山大里亞以外。亞美尼亞的提格拉尼斯(Tigranes)王國，反抗羅馬本都(Pontos)王密特拉達的，外表雖是希臘的，但對於希臘·羅馬文化，已滲入東方的了。密特拉的祭儀，被立為新宗教，忽焉引布，是亦有東方的進來。

政治的文化的東方反動，就政治說，因羅馬的統一，使各個民族的獨立和獨立國家生活，一般似已終結；而在文化上，發生宗教觀和人生觀，總稱為斯賓格萊(O. Spengler)的馬吉(Maji)文化。

固然，此非突然新發現，不過是舊來的變形。從前站在指導地位而消極攝取東方分子的希臘精神，現在主客顛倒，東方的上昇至表面，成為強力，包含其他精神。此種變化，一方面是希臘主義所持融合過程的歸結。

阿開美尼王朝固有宗教的支配，早已明確，但在羅馬統一的宗教成立之過程中，埃及小亞細亞的祭儀，和巴比倫埃及的占星術，入於小亞細亞而成密特拉宗教的安息教猶太教基督教等，各爭優越的地位，因之，新先知與行奇蹟者，不斷的出現，表示其真正的救濟。此為起於西方未曾有之宗教混亂。

祭儀與宗教，根本發生變化。像從來的國家，國民運命，已不是主題，而以各個人運命為

中心，求現世並彼岸的幸福，一切祭典是不可缺的。

世界觀的根柢，全然爲祇教的二元主義。光明與暗黑，善與惡，不安與救濟，力與愛，等等。善惡之對立爲創造的原力，人類之精神，因而世界不斷的爲了支配而鬭爭。至乎其極，則善神勝利，天國建設，但不過是預想占星術是教道而又探究，說人們的運命，是星中預定的。然而善惡的世界，人人都有擔負，而人之運命亦因此而定。現在生活是痛苦的，故欲從中得救濟，成爲宗教的中心問題。救濟靈魂的手段應教以真正的認識，這是東方主義。真正的認識，是喜受神所給與的天啓。就是要達成神所賦於人的命令，而救濟乃是神所與的病愈之鑰。

這樣宗教的倫理化就完成了。在此之時，惟於被祝福及得度者，開救濟之道，這就是伴着所謂密儀的性格。並且跟着就有迷信和魔法。此種宗教的發展，不單是對無智的大衆，並且次第將有教育的人們，也誘入於神祕的世界之中。

此種設想，凡是真正的希臘精神，是最反方向的；此種思想的浸潤，乃是東方主義的完全勝利。

知識 (Gnosis) 之於希臘人，是依自己的精神力所得之認識，而支配它的，不認有何權威。於是從種種的懷疑出發。因此，賢者單要安放自己，爲此之認識而不斷的努力，此外無他。然在東方賢者，則以爲知識是天啓而爲心所容受者，這只有依賴諸神的精靈之力而得啓示。因而凡論理的探究，都是人間無效之業，只有放棄的得了神的啓示，同時便得到超人的不

可思議之方。

就於信仰，東方主義，不僅表示其勝利。爲激烈的二元主義捲起鬪爭，不但對於異教，就是對於異派，也沒有寬容的。薩山朝時，有復活東方古代國家和教會兩面一體的運動，以至看到基督教會迫害異教異派及教會國家之成立。

受東方主義勝利之壓迫的東方希臘主義，其最後給以打擊的，便是羅馬。馬可·奧理略 (Marcus Aurelius) 和愛略·維魯 (Aelius Verus) 之帕提亞戰役，遂於一六四年焚毀塞留家。安息人曾經試過，但逡巡不前，羅馬人斷行之。

此希臘的大都市之破滅，在幼發拉的河以東，是希臘主義的最後。希臘語遂廢，而阿拉買克語代之。瑣細安那的埃利買諸王，早已併用希臘語和阿拉買克銘記了。東伊蘭及印度方面，亦與此相同，僅有阿薩克王朝是例外，以阿拉買克語的形式和文字，表示固有名詞，和希臘的銘記併用。現今加拉開尼的諸王，其鑄貨銘記，以阿拉買克語代希臘語，可明示其一斑。

其後不久，伊蘭國民的反動，完全爆發。爲國民運動中心的波斯之伊虛他克爾 (Istachr) 支配者阿爾達希第一 (Ardashir)，反抗阿薩克王朝，而建薩山王朝。以阿關美尼王朝的直接相續者自任，號稱伊蘭王國，以表示國民的性格。

在佩西坡利附近的 Zakhar-Rustum 大流士墓的入口處，刻着阿爾達希供牲於神的浮彫。由此可知彼是以大流士的正統後繼者自居的。並且用古代安息語，新薩山朝的波斯語及希臘語

記云：「崇拜奧馬士達，如神的阿爾達希，伊蘭諸王之王，神之後裔，如神之王帕帕克(Papak)之子的像」神傍還記有「宙斯神的像」極文化混淆的情狀。

這阿爾達希建於波斯古爾(Gur, Firsabad)之宮殿，具有後期阿開美尼式特色，以石塊膠漆建造，成穹窿式的建築。此種穹窿式，自太古以來，雖見於東方，但在希臘主義時代，始爲圓屋的要素，這個定型化，到伊斯蘭建築而極其全盛。說起來，這是藉希臘主義的媒介，復活阿開美尼式的建築。

看到薩山朝的藝術，動輒以爲是一個地方的後期羅馬藝術。然而這是一面的觀察，實則其最初即以立於古代東方的、國粹的基礎之上，取作目標，而爲獨自之發展，在比較的短日月，大凡半世紀之間，顯著的達於高度。故不問其如何發達，終是承繼古代東方的特色，且無出其上者。

安密亞努 (Ammianus Marcellinus) 記薩山朝城中有狩獵，戰鬥的壁畫。現今波斯地方，不見有此壁畫遺存，吾人可以彼等岩壁浮彫推定之，但其影響於東方，當就中亞的壁畫而推定。關於彫刻，其藝術的影響，與希臘主義的感化共著。

在保存國民精神的波斯，於祇教亦維持其純粹的形態。彼現爲國民精神的保持者與顯現者。蓋新王朝同時是教會，再建的國民宗教，對於異教及異派，毫不顧慮的加以迫害。這種花樣，如前所述，不久就爲與之爭奪世界霸權的羅馬來模倣了。

保存於幼發拉的底格里斯地方的希臘文化和學術，借着熱心的基督教國民，和古來廣爲分布的猶太人，及新來的猶太人之手，而被上阿拉買克的衣以擴布於外了。此等要素，對於薩山朝的支配者，在宗教上，常爲對敵的形勢。如彼摩尼 (Mani) 教，很想和基督教祆教融合。此摩尼教且有暫時爲宮廷承認的希望，所以很想一掃國內民族要素和宗教的對敵。然而在二七三年，巴龍第一 (Balram)，爲僧侶要挾所屈，刑罰摩尼教徒。自此以後，摩尼教徒之於伊蘭本土，便遭迫害，而逃往國外。至於西方，在巴比倫有長老，東方以撒馬爾罕 (Samarqand) 爲中心。從此向中亞進出，在土魯番的發見品中，此教聖經的遺品很多。其在西方，表顯有基督教的要素，而在東方，受佛教的影響。

這樣宗教的迫害，但基督教和猶太的學術，仍能繼續堪忍迫害而有進步。例如在以得撒查爾蘭 (Charân) 尼西比斯或瑣細安那的 Gundeshapur 等處，或在巴比倫的猶太學園，及彭倍第他 (Pumbedita)，皆大爲發達。於是希臘文學希臘學術的無數作品，由此轉傳於木速蠻 (Mushmen)，而成爲阿刺伯化。

更於中世之盛期，由此地傳於西方，再結豐富之實。西方則循求此道而望亞理斯多德之復活，又因木速蠻而輸入經院哲學 (Scholasticism) 之組織。把西方學術的感化，越印度，而結實於東亞藝術之中，這是東方希臘主義最後之世界史的影響，又是塞留西朝建設都市的最後效果。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Tübingen, 1888.

P. M. Sykes, History of Persia, 2 Vols. London, 1915.

F. Sarre, Die Kunst des alten Persien, Berlin, 1922.

F. Sarre; E. Herzfeld, Iranische Peisreliefs, Berlin, 1910.

J. H. Morrison, The Treasury of the Magi, Oxford, 1917.

Pattagoni, La religione Zoroastriaca, Roma, 1921.

Lehmann, Zoroastriaca, 1899—1902.

大德。

Ohlde, The Aryans, London, 1926.

Marshall, Mohenjo Daro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 3 Vols. London, 1931.

關於藝術之說。Head, Historia Numorum Gardner Br. Mus. Catalogue.

關於佛羅里達之說。Fouher, Qohn 古蹟及其他。

Grünwedel, 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 Berlin, 1900, 1910*.

V. Smith, Fine Art in India and Ceylon, Oxford, 1930*.

關於宗教及其他。

宇井伯壽著印度哲學研究（國音王刻文的全譯文，在第四卷中）

中井伯雄著印度宗教史

Garbe, Indien und das Christentum, Tübingen. 1914.

Boll-Berold, Sternglaube u. Sternendutung, Leipzig. 1920.

Reizenstein, Die hellenistischen Mysterienreligionen, Leipzig. 1927.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94708)

五二七二〇平

史地
小叢書
希臘文化東漸史

印度文化與希臘及西南亞文化之交流

二冊

實價

版權
翻印
所有
必究

原著者

原

隨

國

譯述者

楊

長沙南正路

鍊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

埠
商務印書館

十一
定價
24.00

(本書校對者董雲楚)

